

清季
林士史

第三編

香艷集第一出版

是編采輯香艷文字二十種悉出古今名人手筆其中如葉天寥紀曉嵐諸人之作尤為世人所稀見記樂則風流蘊藉言愁則哀艷凄頑本是錦囊佳句可供玉台清玩精印水彩女士封面洋裝一册定價六角

弱女飄零記

胡寄塵著

此書為胡君寄塵得意之筆叙兩女士同罹患難始而相憐繼而相妒終乃相友文詞爽利結構離奇字字雋逸筆筆曲折洵為新小說界不可多得之作前曾逐日排印中華民報久為閱者歡迎茲承胡君以板權歸本局排印行世精訂洋裝一册不日出

黛痕劍影錄

此書為劄記小說計百首左右亦係胡君寄塵所著內有數則刊入中華民報中之淞濱漫載閱者久已欽賞價值不待贅言今經胡君重加刪改易為今名蓋書中所記美人俠客之事居多也精印洋裝一册不日出板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出版

(清季野史第三編)

定價大洋三角



編輯者 涇縣胡寄塵

印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

印刷所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所 上海廣益書局

漢口廣東長沙開封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

清季野史第三編目錄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七條河
上的變

清代割地談

程善之

德宗承統私紀

羅惇羸

京師大學堂成立記

羅惇羸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羅惇羸

王風百首

丁立誠

附錄

殘山賸水錄

胡蘊玉

太平天國軼史

胡蘊玉

清季野史第三編

安吳胡寄塵編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七絃河上釣叟記

自道光二十三年。與英吉利議和。許兵費銀二千一百萬圓。定和約五年而一易。於是二十七年英吉利遂照會兩廣總督者英易約。既列款要求。且請援福建上海成事入城來往。此議興。粵民大譁。振臂一呼。洵洵聚數萬人。時已革巡撫黃恩彤。運司趙長齡。昔之成和議者猶在粵。夷意主脅取。甫達入城之議。船已薄虎門。進泊十三行。盡逐沿海礮臺守兵。毀礮以去。總督者英偕同官集會為和議諸人出城會議。懼激民變不敢許。懼啟邊釁不敢不許。議終日不決。次日者英復出城。則凡所要求事悉許之。而緩入城之約。曰俟兩年後。茲議也者英主之。黃恩彤趙長齡成之。徐廣縉時為巡撫。葉名琛為布政使。備員而已。不得可否也。（者英時已授大學士。謀者謂他款不盡許則不能緩入城之說。期過緩恐夷人不我許。惟約以兩年此兩年中公得內召可置身事外矣。二十八年者英內召入閣。至咸豐初伏誅。趙長齡遂以此復官。累遷至山西巡撫。同治初始引疾歸。）二十九年英吉利以照會來責。兩年後入

城之約。巡撫徐廣縉方任兩廣總督。夷酋延總督至虎門。面議入城事。（聞是時英吉利國主以書來令公使不必定要入城免啟爭端總以通商爲主夷酋本無窮兵滋事意故作迫脅以覘當事之進退則其素習也）總督單騎往。從行者督糧道柏貴。中軍副將崑壽。總督至虎門。登夷舟。夷酋邀入艙。督糧道副將坐艙下。總督見夷酋爲指揮利害。夷酋敦迫再三。總督執不可。聲色愈厲。二人聞而起視。夷奴阻之。崑壽盛氣相向。遂卻走。登艙。則總督方歷數夷罪。夷酋無如何。議亦不決。總督入城與巡撫葉名琛飛章入告。粵民已忿激發大衆紳士許祥光等約城內外居民家出一丁或二丁。附城街坊同之。號召不下十餘萬人。復令紳耆百數十人至夷房反覆陳說。夷酋旣以官不受脅。且衆怒難犯。因罷入城之議。則徧張告示。言不必再議入城。兩國永遠和好云云。時方奉旨察看民情。果可相安。亦許入城矣。旨未下而事先定。遂詳悉具奏以聞。得旨嘉獎。給總督徐廣縉一等子爵。巡撫葉名琛一等男爵。皆予世襲。團練紳民賞賚有差。（總督徐廣縉將赴虎門先與巡撫約若議不決請以礮碎夷船誓與俱燼持關防授巡撫巡撫不可巡撫有父志詆迎養在署出廳事命巡撫受巡撫乃許之）

咸豐二年八月有旨以徐廣縉調湖廣總督。授葉名琛爲兩廣總督。（旋於五年冬授協辦大學士六年春授體仁閣大學士）名琛木彊。勤吏事。顧徂於前功。以粵民銳悍爲可常恃。冀雪大恥。尊國體。馭外夷務嚴。每照會至。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諸酋咸怨。然懼其威重未敢肆也。四年夷船徑入天津。照會直隸總督。以五年易和約爲說。直隸總督答以五口通商。廣督專任。欲來論理。宜赴廣東。夷酋怏怏歸。及至廣東。復具照會申是說。值東莞會匪倡亂。省城戒嚴。名琛答以軍事倥傯。不遑議此。俟事定再行。各國大失望。復積憤於中。及剿匪事定。功日益高。氣日益固。內旣自雄。外遂輕敵。而禍機伏於是矣。（三點會匪首何六等以咸豐四年五月起事東莞石龍地方。嘯聚二萬人。擄船二百餘號。陷城戕官。外則黃阿石黃十一。由容縣陸川擾信宜石城化州內。則楊文照蛋家狗謝汝田劉八李亦成陳榮相繼爲亂。分三路入佛山鎮。遂圍省城。勢甚亟。當事有議借夷攻賊者。名琛斥之。布政司沈棣輝時爲肇羅道。以辦賊自任。激勵各鄉民團禦賊。棣輝以巨艇繫身船桅。指揮督戰。先後斃賊數萬。年餘事平。棣輝錄在事官紳兵練出力者。乞奏保。名琛執不可。棣輝憂憤疽發背死）

六年三月。佛山鎮天雨血。七月颶風作。三日夜不息。六榕寺塔圯。塔建自唐代。下有石鑿番夷四。以支塔脚。相傳術士制以壓勝者。

九月有水師千總梁國定者。因搜划艇雅片煙土。獲逸匪十三人。拔艇上旗幟。以獲匪報。划艇俗呼鬼划艇。本內地貨船。率領香港夷票。招一二夷人。以爲護符。漏稅。拒捕自命外國船。外國亦陰庇之久矣。英吉利夷酋知之。大恚。照會總督。引和約拿匪。須知會彼國。今不與知會。而毀旗幟。報獲匪。爲不合。責歸所獲十三人。獲犯方就訊。具供者已七人。未具供者五人。名琛令先還五人。告以七人實匪黨。已具伏。不當還。夷酋持不可。名琛謂小事何足較。復令縣丞某攜照會并十三人還之。夷酋不受。言必以梁國定往彼代爲定讞。縣丞以告。名琛曰。姑聽之。及二十三日。夷酋忽遣通事來告。限明日日中不如約。即攻城。亦置不問。是月將試武闌。巡撫柏貴方入覲。總督兼署巡撫事。二十五日赴校場試馬箭。聞礮聲從東來。忽報夷船入奪獵德中流沙礮臺。府縣將弁相顧駭愕。急以告。名琛笑曰。烏有是。日昃彼自走耳。令省河軍船偃旗勿與戰。及暮礮果止。夷船泊十三行。詰旦礮復作。夷兵趨鳳凰山。礮臺守兵以有勿與戰之令也。皆走不知所往。名琛尙欲畢試事。府縣力言不可。乃止。二十七

日海珠礮臺亦爲夷有。時城內外團練可集者尙二萬餘人。西關團勇數千。整隊過十三行。夷兵據樓發火。鎗斃三人。團勇鼓譟欲上。居民忽羣起勸阻。竟喪氣而返。

（初夷酋以礮擊城。官軍民勇憤欲迎戰而勿與戰之令下。且云聽其所爲。至事急廣州知府吳昌壽入署請發兵。至再三不許。昌壽奔取架上令箭。走呼矯令發兵。名琛疾追及踊道。奪令箭以歸。由是大衆解體。）二十九日。夷船桅上及海珠礮臺礮齊發。直擊總督署。屬吏某冒烟突火進見。且請避居。名琛手一卷書。危坐堂上。礮丸洞几案。不爲動。見是人至。笑而遣之。日暮礮息。三十日。布政司江國霖道張百揆亦以避居請。復不許。且言昨侍家君寢。家君無遷意。國霖等不敢復言。是日午後礮始發。擊總督署西偏廳事及月臺屋圮石裂。又放火燒靖海門外居民房屋。火及城樓。夜中照耀如白晝。司道再至總督署請避居。固請始許之。人定後昇行李出。用夫數百人。眷屬先行。礮止。地方官始救餘火。達曙方熄。

十月朔。總督葉名琛肩輿進老城。赴至聖廟行香。遂入居巡撫署。紳商伍崇曜來見。述夷官意。請委員同往議事。乃委雷州知府蔣立昂偕伍崇曜至夷樓。見領事官巴亞里。議仍不決。（巴亞里幼入中土。通漢文。能華言。總督者英定和約時。年甫十餘。

歲者英甚愛之錄爲義子乃夷酋之最桀黠者。日正中。礮大震。城崩二丈餘。夷酋麾兵入。中軍副將凌操禦之。中鎗死。官軍潰。大埔團勇趨救。互有殺傷。團勇無火器。勢不敵。復退走。然亦殺夷兵數十人。夷酋入總督署。視一周而去。復焚靖海五仙二門。居民有救火者。夷兵擊斃之。是夜新城老幼男婦暗中遷徙。（時夷兵實不足二千入城者百餘人而已）初二日至初六日。礮擊城如故。初七日礮分五路入城。炸彈至地。重者至八十餘斤。然入夜則礮止。（自初一日後巴亞里屢約伍崇曜梁綸樞易景蘭潘世榮俞文照及在籍布政司黃樂之辨論數四。未有成議。巴亞里乃請議相見禮節。又請斟酌城外設公所爲會議地。崇曜等以告布政司江國霖。國霖喜以爲此事可行。遂述之。總督仍拒勿納。國霖謂夷酋但期相見則無害於政體。名琛言夷情詭譎。至今日尙何可信。若許以相見及相見而驟遭恥辱。後事益不可爲矣。國霖默然。此議不行。於是五路礮擊之舉。）

十一月礮晝夜發。所至輒焚。府縣但令居民去篷廠引火者多蓄水以備。十八夜中忽西關大火。焚亞美里。駕法蘭西居屋。次日午後始及英吉利夷樓。風猛火烈。夷亦不能自救。昔之所稱十三行者。竟爲焦土。羣夷失居。退伏船上。火初發。夷酋疑附近

居民所爲。令兵登岸。攜火具。焚西濠沿河民居鋪屋亦數千家。然是日夷兵屯海珠礮臺。不復攻城矣。二十六日。夷兵忽退。至大黃滯車。雀礮臺。兵船在內河者。退大黃滯。 (滯音叫粵之俗字云水邊車輪聲)

七年五月初十日。瓊州鎮黃開廣以師船紅丹船百餘號。與夷船戰於三山。我軍潰。夷船追至佛山鎮而止。未登岸。未幾大黃滯夷船又漸退。夷兵留礮臺者日少。九月中。忽傳夷船至。將有大舉。名琛聞之。笑曰。訛言耳。必無是事。已而果然。 (我軍既敗。夷兵忽復退。走於是有夷計已窮。又英吉利屬國孟喀喇叛。夷兵敗績。且喪其渠憂。惶無措。種種游譚)

十朔月。忽有通事曰。吳全者。告某日有夷酋數人。駕兩火輪船入省河。雞鴨滯。送照會。船插白旗。示無戰意。請遣官取來。屆日南海縣丞許文深往。白旗兩船如所說。一爲英吉利船。一爲法蘭西船。酋長兩人曰。某。 (不知其名。咸稱爲卑大人) 其一則威妥瑪也。以禮相見。交照會訖。各駛船以歸。照會要求凡三事。一入城見面。一索河南地。一責償焚燬洋房貨財及通商事。語極悖。總督葉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從。 (前此攻城。獨英吉利至此。遂句結法蘭西以來) 初三日後。兩國兵船陸續入

省河登河南岸。奪屋以駐兵。近河百姓。紛然驚竄。闔城官紳。均有憂色。咸入見總督。則鎮靜如無事然。司道詢故。則曰彼無能爲也。第作戰勢來嚇我耳。張同雲在彼中動作。我先知之。彼窮蹙甚矣。衆以爲明知無事。不可無備。請增兵不許。請增集團練。必不許。衆固請。名琛輒然曰。誰增兵。誰給餉。姑待之。過十五日無事矣。乃乩語也。

（時有鉅公某者。負理學重望。常執粵民不可用之說。且謂當大事在鎮靜安坐。可定。遂深信其言。扶乩祈籤。亦主鎮靜。故益信之。或曰夷酋賂扶乩者爲之也。張同雲者。本通事。以重賞結之。爲閒諜。實爲夷用。閒者也是。時新聞紙復列夷兵在他國戰敗窮蹙狀。以堅其信。名琛輒據以入奏。絕不虞已之爲所給也。）十一日四更。密報至。夷酋布置礮位。已定。卽日攻城。十二日伍崇曜約許文深謂此時兩軍相持。宜遣紳商赴船審探。文深以告。名琛盛怒。急令督糧道王增謙傳諭官紳士庶。敢有赴夷船者。按軍法。已而英吉利法蘭西兩國照會至。外列五衙爲總督巡撫將軍及兩都統。言於十三日開礮攻城。軍民官紳人等速避九十里外。將城打爲灰燼云云。城外貼僞示。言過十二時辰卽開礮。百姓遷避。（聞是時兩國與各國約必以二十四時辰破城。若不能入。無顏再至。中國各國難之。兩國與決賭四十萬金。各國密報令整

備且云城不能守與中國無益彼且負金名琛不理。十三日卯。礮聲驟發。如百萬雷霆。併擊總督署。烟霧四塞。總督葉名琛走避粵華書院。署屋火發。夷兵已登岸撲城。焚雙門拱北樓。樓有元時銅漏及官書板片一時俱盡。千總鄧安邦以東勇千人冒死血戰。殺傷相當。孤軍無援。遂不支。日暮東固礮臺亦爲所奪。夷兵登臺移礮自東擊西。闔城鼎沸。獨北門礮臺爲都統來存駐軍守。夷酋麾衆連陣直上。來存發八千斤巨礮急擊。斃數百人。其曰卑大人者。竟中礮死。夷兵驟退。礮聲頓止。方謀乘勝逐之。忽報夷兵越小北門城牆入矣。遙望觀音山頂已插三紅旗。（夷兵甫越城山頂已插紅旗蓋奸細先伏於城內者爲之）名琛方坐粵華書院。至是知城陷。始派一戈什哈持令箭出新城。調潮勇攻觀音山。懸賞一萬。潮勇入城。夷兵已下山趨蓮塘。潮勇迎戰。夷兵退上山。就土礮臺移礮內向。復以礮阻山徑。仰攻多死。竟不能上。大勢瓦解。名琛聞之。亦無措也。當城陷時。番禺知縣李福泰方至城下。催集兵勇。有入縣署告變者。詛言福泰陣亡。繼室朱氏卽命子女及一妾出走。已當後至。遂入室盛服自縊死。（是時官紳殉難者僅聞朱夫人福泰後官至廣東巡撫。夷兵初踞觀音山。兵力厚集。尙可攻。然無能倉皇中定大事者。至次日則已駕飛橋往來城上。

守禦備具猝不可拔矣。十四日廣東巡撫柏貴檄紳商伍崇曜梁綸樞議和。十五日廣州將軍穆克登阿傳令西北城上揮白旗。開西門。任居民遷徙。（佐領巴泰蘭布夷酋巴亞里與聯宗最親密城陷後旗下街獨無擾土人惡之遂蜚語四布）將軍與巡撫會銜出告示。極言議和所以安民心。不列總督銜。以夷酋僞示專仇總督故也。伍崇曜將議和先告之總督。名琛仍以斷不許進城五字語之。崇曜等上山。夷兵言公使在船上。（是時公使爲額爾金）急下山趨船上見公使。公使不見。見威妥瑪巴亞里及張同雲李小春。往返數四。和議不成。夷酋索總督急。十八日府縣入見。請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統署。或曰不可。宜遷僻遠。名琛力言過二十五日必無事。則仍乂語也。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庫。昇銀二十萬以去。至南海縣監獄出囚犯。令分隊引路。尋總督所居。初入將軍署。劫將軍穆克登阿同見巡撫。巡撫柏貴出見。并刦之。同上觀音山。遇巡捕張樹蕃。亦令從往。樹蕃不可。強以行。乃至左都統署。左都統慶齡年七十餘。老且病矣。夷亦刦令去。既出門。忽復入尋總督。即得之。遂擁以走。（葉名琛居左都統署夷兵已挾都統出家丁急趨匿他所復不聽遂被執於中庭芭蕉下然猶冠帶肩輿上觀音山）午後特送都統慶齡歸署。（或曰夷以

彼年老也。及暮挾總督葉名琛肩輿度飛橋越城牆出東門。拘之船上。從行者三人。武巡捕把總藍瑣。家丁許慶胡順也。二十二日。夷酋挾名琛去。駛泊白鵝潭。伍崇曜等上山。以巡撫回署爲說。是日將軍巡撫都統會奏劾總督罪。二十四日巡捕張釗傳巡撫諭司道各官定明日與夷官下山回署。宜盛服將事。且令多備轎馬儀從。到山。二十五日酉。夷酋全隊下山。鼓樂前導。酋長肩輿先行。巡撫在其後。至巡撫署。則夷酋先入。比巡撫至。夷酋降階迎進。延上坐而自居主位。巡撫居於內。夷兵守其外。盤詰甚嚴。消息阻絕。(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以爲若此則當有以自異。因分居城外密圖恢復亦竟無成)巡撫檄候補道蔡振武專辦議和事務。振武以才辨自許。見夷酋上下論議。能隨機應對。夷酋深喜之。十二月初七日。夷酋與專辦和議候補道蔡振武合議。巡視城廂。擇要隘駐兵。振武急飭南海知縣華廷傑番禺知縣李福泰爲前導。廷傑等有難色。振武勸不已。福泰言身爲地方官。導夷兵駐營。何以見百姓。振武曰。此時尙頭巾氣。恐名入清史耶。廷傑忿甚曰。名入清史。公且不能。振武恨刺骨。廷傑幾搆大禍。跳而免。是時城坊告示林立。奉令承教。皆夷酋爲之主。列銜式書大清國某官。大英國某官。大法國某官。或

木刻告示。則由巡撫飭發。銜則府縣巡撫諭令蓋印張挂而已。（示中大旨不外中外一家業經和好百姓不得再滋事端又嗣後不得再呼鬼子如遇夷人下鄉官民皆當以禮款待等語）司道分居城外。將以計掖巡撫出城。圖恢復。一日忽有巡撫單銜告示。禁居民截路毆打夷人。其末云。有擅敢藉詞團練者。照叛逆治罪。（巡撫柏貴伏處城內無能自主曾語夷酋既云願和可開列條款即為轉奏夷酋答以俟欽使至不與議）八年正月初四日。武巡捕把總藍璿。持總督葉名琛手書自白鵝潭來。言將行海外。令備衣服食物。并求呂祖經一冊。募一廚役。一雜工。買米二十石。備洋銀千兩。（伍崇曜出之）以往。初九日發香港。十五日至新岐坡。十七日至孟喀喇。二月初一日登岸。住河邊礮臺。三月二十五日移大里恩寺地方花園。居樓上。蓋比拿破命流荒島故事。名琛日惟蚤起誦呂祖經而已。七月十六日地震。夷衆請下樓避之。震止復上。樓有豐順人金子達。嘉應人劉裕壽。久居外國。聞之時來存問。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武巡捕把總藍璿歿。遂葬唐人義塚地。臨穴天忽大雷雨。二月二十日。名琛亦病。西醫以西法治之不效。三月初七日午。問見電光乎。家丁對曰無之。遂不復語。至酉閃電射戶乃絕。夷官來視殮。用藥入口。雜以水銀。洋鐵爲棺。銳兩頭。

裹鉛錫。傍置二環。欲葬之。金子達不可。強之。子達言必葬是。則請給義塚山價二千金。乃止。初八日以船載至距十餘里之它藍。它拉墟上石頭店。製松木箱爲之槨。四月十四日。夷官歸柩。船至金花廟河岸。照會巡撫繳箱盒衣服及餘金三千。（伍崇曜以書致此留摺典行未及用也）且曰不信可啟視也。四月二十五日。屬吏華廷傑爲啟棺改殮。尸覆於棺。扶出皮肉未脫。面目猶可辨。夷棺封鉛錫鐵。皆有機法。以巨資延夷匠至。乃啟之。

記者曰。當世論夷事者。咸太息痛恨於漢陽。斥之爲大辱國。自咸豐庚申後。余往來南北十餘年。遇粵人及曾爲粵客者。輒詢當日情狀。瑣屑必記。嗣見永嘉張茂才志璞詳述入城始末。凡數萬言。茂才父官粵時。漢陽沮抑甚。有怨言也。最後乃見崇仁華觀察廷傑日記。觀察於漢陽能不負生死者也。於是盡取所記。句櫛而字比之。諸說同者可信也。此或詆之彼有怨詞也。亦可信也。其他猥鄙誹訕。怨憤之語。盡刪之。而爲是記。漢陽高語鎮靜。矜氣驕志。坐誤事機。身爲俘虜。是則然矣。然夷所欲得而甘心者也。使其昏懦流媚。無足爲我梗。夷直藐之而已。必不惡漢陽也。惡其爲梗。疑其有仇夷之心故也。心仇夷而術無以制夷。乃蔑視夷以爲夷無如我何。此漢陽之

所以敗也。辱身以辱國。且至蕩搖邊疆。而無能善其後。漢陽之罪大矣。夷竟不可仇乎。必不敢仇夷而畏夷。惟夷言是從。由由然以爲必不辱國之道在是也。不敢知亦不忍言也。夫漢陽固自以爲天下莫已若者。潰敗決裂。乃至於此。何也。爲山崇高。而絕沙磧之附。植根廣大。而失枝葉之觀。身比獨夫。擲成孤注。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與讒詔面諛之人居也。倚張同雲爲腹心。奉新聞紙爲蓍蔡。命懸於亂語。謀決於讖詩。其蔽至於斯也。知其左右無一人也。禍變將作。力排衆議。固執已意。誠偵事矣。強敵壓境。醉夢同之。城謫民散。俯首帖耳。以延貪息者。何爲其然也。故平心氣綜前後。察之。漢陽之罪不可道。心猶可原也。是將仇夷不足制夷。爲夷所惡。以至於此。能畏夷。惟夷言是從。或相安至今未可知也。此當世所以集矢於漢陽也。伏讀顯皇帝諭。曰。葉名琛剛愎自用。至哉聖言。當其罪矣。使去其所爲自用者。雖仇夷可也。

附記五則

夷酋入城後。駐將軍署者三人。曰阿露輝。曰巴亞里。曰馬殿邦。駐觀音山者四人。曰灣士。打便士。曰廉文。曰克架。曰克得。

時居民氣沮。率隱忍自安。獨石井團練未散。百數十鄉。聲勢聯絡。既不能攻夷。亦

不容夷入境。在籍侍郎羅惇衍。太常卿龍元僊。給事中蘇廷魁。方奉旨團練。設局花縣。恃爲保障。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東莞勇忽投書挑戰。巴亞里大怒。急率兵出。團勇設伏以待。夷兵既深入。驟起截殺斃數百人。餘陷水田中。猝不得起。巴亞里墜馬。幾被獲。有帶路奸民掖之奔回。及和議定。首下令撤防。夷酋乃移大礮往石井。焚屋殺老弱男婦三十餘人。事在十一月。

初議團練。卽嚴封港之令。凡孖（粵音同馬）咕沙門爲彼服役執業人等。限十日歸家。違者治罪。并及親族。三代不準考試。亦有自拔來歸者。城內外居民悉移居西關。白晝不見人。私往牟利者。一雞卵得錢三十。夷酋自香港載牛爲糧。不久禁弛。趨承恐後矣。

巴亞里有戚曰咕吧。船匠也。六年冬。在黃埔船次。中夜聞人呼。起遂不復歸。或云盜取之以勒贖。或曰總督使人殺之。誤以爲巴亞里也。事寢久矣。夷兵入城。乃求咕吧所在。出獄囚推勘不可得。先是公監禁六夷人。復訊公監吏役。告以六人死埋北門山上。則啟棺驗之。終不得。遂執典史劉省三張福基去。羈管多日。乃釋之。同治元年。和議既定。夷酋始出城。各官送之東門外雞翼城。英吉利留領事官一。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十六

居將軍署。法蘭西留領事官一。居布政司署。沙面地方爲英吉利所據。設立馬頭。法蘭西據新城。以總督署改建天主堂。

清代割地談

歙縣程善之

清代之盛。因其虓武憑陵之氣。震蕩四方。又能以操縱之術。駕馭遠藩。故疆土之廣。漢唐且有未及。及其衰也。一蹙動千萬里。如烏梁海二十五佐領之割讓。黑龍江北。霍爾果斯河外之割讓。猶其可徵者。而樺太一島。拉達克一部。來不知所從來。去不知所從去。人已據之而已不知。真可怪矣。

樺太一島。本非割予俄人。惟以烏蘇里江外之地既棄。東道遂絕。於是日俄遂交乘之。今日人復得其南半。實間接取之於我者。俄哥資克爲世界第二漁場。漁利歲以千萬計。皆奕山斷送之也。

拉達克之割讓。西書皆謂克什米爾佔領之者。當清時駐藏大臣。尙儼然存在。乃既不阻止。亦無詰難。尤爲可怪。此事中國惟黃沛翹西藏圖考紀之云。拉達克本一小部落。東西境長一千五百里。北至葉爾羌十八站。西爲克什米爾。西南爲森巴。其西境有茫玉納山。以西有補仁。達壩噶爾。雜仁。堆噶爾本。茹安五處。達賴奪之。拉達克不敢較。道光中擒獻張格爾。餘黨賞頂戴。又入寺禮達賴班禪。後爲森巴所侵。求救於駐藏大臣不納。拉達克怨。(中略)道光二十一年以森巴之師來侵。補仁等五處

皆失。森巴索熱斯酋俄爾斯勇悍，所部皆善槍礮，惟不耐寒。紅教喇嘛能誦經祈雪，乘雪進攻，大敗之，斬俄爾斯，盡復侵地，追至界河。（中略）森巴奉約而退，還拉達克地以處其酋。按此據當時奏報云爾。喇嘛幻術，荒誕無稽，與西書所紀事實相反。拉達克雖被侵，本未亡，而此乃云還地處酋，以實其取勝之事。且言還地而不言所屬，以掩割讓之迹。清代官場積習，有如此者。

又按森巴者殆塞哥斯之轉音。當時塞哥斯酋長蘭奇德星，方稱霸五印度，西侵阿富汗，南拒英，克什米爾與合爲一國。故西書云爾。未幾蘭奇德星死，國亂，遂滅於英。蓋去寇邊時三五年耳。當時無西顧憂，亦幸也。

清以乾隆爲盛，亦以乾隆爲衰。兩次用兵緬甸，皆不得利。當時阿里袞傳恒所表，謂沿邊二千里皆土司。過此乃至緬境，而不言土司所屬。語尤可怪。如土司緬境，緬何以能入寇耶。當時二千里之邊隘，皆喪於緬，特以含糊了事如此。宜今日有片馬之警也。藏南屬地，如作木朗洛敏湯兩部，皆爲廓爾喀所并。福康安用兵時，竟不能問，亦以見蹙國之有由矣。

曩於友人祁穗江君案頭，見英文圖表，有中國割讓地一表，觀之令人汗下。

清

帕未爾

二萬五千英里

俄塞密爾金省及貴爾干。塞米巴拉廷兩省東半。

九十萬方英里

俄阿姆爾省

五十萬方英里

俄沿海省南半

三十六萬方英里

英小圖伯特(即拉達克)

三萬方英里

英野人山

四萬方英里

英老樹

一萬方英里

法老樹

一萬五千方英里

俄日樺太

二萬五千方英里

日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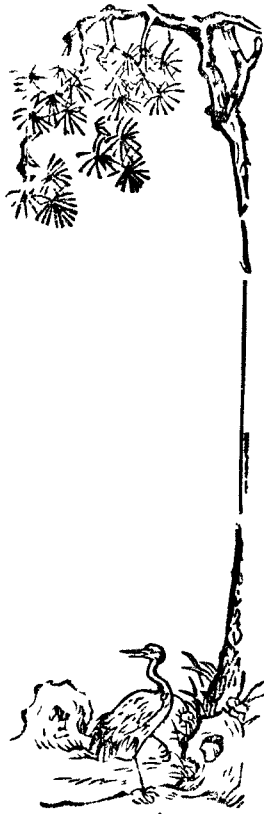
一萬五千方英里

史

野

季

合計一百九十二萬方英里。面積之大。八倍於今之日本。六倍於德意志。九倍於意大利。若加入屬國。則西方朝貢國浩罕。十二萬方英里。東方朝鮮。八萬方英里。南方越南三十八萬方英里。緬甸三十九萬方英里。都計二百八十九萬方英里。喪失之多如此。殆去全國五分之一。今日光復之功。不過五分之三耳。猶有待也。



德宗繼統私紀

羅惇融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漸。兩宮皇太后御養心殿西煖閣。召惇親王奕諒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譔惠郡王奕詳等入。孝欽后泣語諸王曰。帝疾不可爲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或言溥倫長當立。惇親王言溥倫疎屬不可。后曰。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蓋醇親王嫡福晉。孝欽后妹也。孝欽利幼君可專政。儻爲穆宗立後。則已爲太皇太后。雖尊而疏。故欲以內親立德宗也。諸王皆愕。不知所對。醇親王大驚。哭失聲。伏地暈絕。恭親王奕訢叱之。令內侍扶出。諸王不敢抗后旨。議遂定。是日穆宗崩。帝入居宮中。遂卽位。用兩宮太后旨。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灃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改元光緒。醇親王憤鬱成疾。疏言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時值天下多故。嘗以整軍經武。期觀中興盛事。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吊。龍馭上賓。臣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覺氣體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謫旨下降。擇定嗣皇帝。倉猝問昏迷罔知所措。迨昇回家。身戰心搖。如癡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委頓成廢。惟有哀

懇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無遺。曲賜矜全。許乞骸骨。爲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爲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使臣受駢纒於此日。正邱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既矣。諭令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具奏。旋詔准開去各差使。以親王世襲罔替。醇親王具疏懇辭。詔不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初穆宗寢疾。時謂宏德殿行走侍講王慶祺導之治游。致疾不起。御史陳彝假他事劾之。謂其爲河南考官。撤棘之後。微服治游。汴省人多知之。并謂街談巷議。無據之詞。未敢潛陳。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證。臣久思入告。緣慶祺係內廷行走之員。有關國體。躊躇未發。亦冀大行皇帝聰明天亶。日久必洞燭其人。萬不料遽有今日。悲號之下。每念時事。中夜憂惶。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側。爲患不細。非獨有玷班行而已。詔褫慶祺職。封穆宗皇后爲嘉順皇后。李鴻藻徐桐翁同龢廣壽請開去弘德殿行走。許之。罪總管太監張得喜等戍黑龍江。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竊維立繼之大權。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預。若事已完善。而理當稍爲變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緘默也。大行皇帝冲齡御極。蒙兩宮皇太后垂簾勵治。十有三載。天下底定。海內臣民。方將享太平之福。詎意大行皇帝皇嗣未舉。一旦龍馭上賓。凡食毛踐土者。莫不籲天呼地。幸賴

兩宮皇太后。坤維正位。擇繼咸宜。以我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並欽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仰見兩宮皇太后宸衷經營。承家原爲承國。聖算悠遠。立子卽是立孫。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卽大行皇帝統緒亦得相承。勿替。計之萬全。無過於此。惟是奴才嘗讀宋史。不能無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傳弟而不傳子。厥後太宗偶因趙普一言。傳子竟未傳姪。是廢母后成命。遂起無窮斥駁。使當日后以詔命鑄成鐵券。如九鼎泰山。萬無轉移之理。趙普安得一言間之。然則立繼大計。成於一時。尤貴定於百代。况我朝仁讓開基。家風未遠。聖聖相承。夫復何慮。我皇上將來生有皇子。自必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接承統緒。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豈不負兩宮皇太后詒厥孫謀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請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頒立鐵券。用作奕世良謨。奉兩宮懿旨。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業經明白宣示。中外咸知。茲據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請飭廷臣會議。頒立鐵券等語。冒昧瀆陳。殊堪詫異。廣安著傳旨申飭。穆后本失愛於孝欽后。穆宗病孝欽后以穆后不能防護。掌責之。又以孝欽不爲穆宗立後。以寡嫂居宮中。滋不適。乃仰藥殉焉。二年四月。命翁同龢夏同善授讀毓

慶宮。御史潘敦儂請表楊穆后以光潛德。詔稱孝哲毅皇后已加謚號。豈可輕議更張。該御史逞其臆見。率行奏請。已屬糊塗。并敢以無據之辭。登諸奏牘。尤爲謬妄。下吏議奪職。五年三月庚午大葬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於惠陵。吏部主事吳可讀。先以御史請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言過贛直落職。穆宗登極。起廢員用主事。可讀慮大統授受之間。類多變故。鑒宋太宗明景帝之故事。思以尸諫。而堅爲穆宗立後之信。乃請於吏部長官隨赴惠陵襄禮。還次薊州馬伸橋三義廟。於閏三月五日夜間飲毒畢命。遺疏請吏部長官代奏。疏云。奏爲以一死泣請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忌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爲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臣質訊。乃蒙我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卽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

史

野

季

清

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爲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爲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卽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爲臣子所難言。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况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容僞爲。罪臣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僉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爲開離間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卽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人。猶以黃紘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仰祈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

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本朝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卽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揖揖。相引於萬代者。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卽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小臣疏臣遠臣。則爲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卽以此事爲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恩圈出引見。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諸臣。仍未念及於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駕。瞻戀九重。望弓劍於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數行於我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蒼亂。摺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繕寫又不能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

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爲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爲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効史牘之尸諫。祇盡愚忠。罪臣尤願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體聖祖世宗之心。調劑寬猛。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不盡。毋創祖宗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爲上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鑒。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爲寶鑒所不及料。想寶鑒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時當盛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貪陳縷縷。自稱罪臣以聞。吏部以其疏上。朝野驚愕。詔言同治十三年十二

清 季 野 史

月初五日降旨。嗣後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卽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可讀甘肅臬蘭人。遺命葬於薊州。謂出薊州一步。卽非死所。並遺書誡其子曰。先皇賓天時。卽擬就一疏。欲由都察院呈進。彼時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見之。勸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復冒昧上言。且疏中援引近時情事。未盡確實。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甘心以死。自踐前日心中所言。以全畢生忠愛之忱。我所以遲至今日者。以國家正有大事。豈可以小臣擾亂聽宸。故不遽引決。正爲俟朝廷大事竣耳。徐桐翁同龢潘祖蔭連銜一疏。寶廷黃體芳張之洞李端棻各一疏。均付王大臣併議。四月禮親王世鐸等奏。遵旨於本月初一日齊赴內閣。將吳可讀奏摺公同閱看。據奏內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等語。臣等恭查雍正七 years 上諭有曰。建儲關繫宗社民生。豈可易言。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乃開萬世無疆之基業。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欽此。跪誦之下。仰見我世宗憲皇帝詒謀之善。超亘古而訓來茲。聖諭森嚴。所宜永遠懷遵。伏思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建儲大典。非臣子所敢

參議。則大統所歸。豈臣下所得擅請。我皇上繼承大位。天眷誕膺。以文宗之統爲重。自必以穆宗之統爲心。將來神器所歸。必能斟酌盡善。守列聖之成憲。奉天下以無私。此固海內所共欽。而非此時所得預擬者也。況我皇太后鞠育恩深。宗社遠慮。前者穆宗龍馭上賓時。業經明降諭旨。俟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懿訓煌煌。周詳慎重。是穆宗毅皇帝將來繼統之義。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請。吳可讀以大統所歸。請旨頒定。似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於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尙未能細心仰體。臣等公同酌議。應請毋庸置議。又徐桐翁同龢潘祖蔭奏。臣等於四月初一日赴內閣公同集議。竊思吳可讀所陳預定大統。此窒礙不可行者也。我朝家法不建儲貳。此萬世當敬守者也。臣等恭繹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日懿旨。於皇子承嗣一節。所以爲統緒計者至深且遠。聖諭煌煌。原無待再三推闡。今吳可讀既有此奏。而懿旨中復有卽是此意之諭。特命廷臣集議具奏。若不將聖意明白宣示。恐天下臣庶。轉未能深喻慈衷。臣等以爲誠宜申明列聖不建儲之彛訓。將來皇嗣繁昌。默定大計。以祖宗之法爲法。卽以祖宗之心爲心。總之紹膺大寶之元良。卽爲承繼穆宗毅皇帝之聖子。揆諸前諭則合。準諸家法則符。使薄海內

外。咸曉然於聖意之所在。則詒謀久遠。億萬世無疆之休。實基於此。又寶廷奏。竊以爲大統之歸。固已早定。本無異議。無須再降懿旨。請命皇上。惟當引伸前旨。以喻天下臣民。恭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蓋言穆宗毅皇帝未有儲貳。無可承繼。將來卽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非言生皇子卽時承繼也。言嗣而統賅焉矣。引伸之蓋言將來卽以皇上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統。故渾涵其詞。含意未伸。留待皇上親政日。自下明詔。此皇太后不忍岐視之慈心。欲以孝悌仁讓之休。歸之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盡喻也。廣安不能喻。故生爭於前。吳可讀不能喻。故死爭於後。既可讀遺摺意亦如此。而詞意未克詳明。可讀不自云臨命之身。神智昏亂乎。不然我朝夙不建儲。可讀豈未之知耶。奴才竊痛可讀殉死之忠。而又惜其遺摺之言不盡意也。可讀未喻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遺摺未達之意。皇太后早鑒及之。故曰前降旨時卽是此意也。且皇太后之意。亦卽皇上之意也。就令無當日懿旨。皇上親政。自必首降將來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之諭。況明有懿旨在前乎。皇上天生聖人。入續大統。豈忍負皇太后撫育深恩。穆宗付託之重。而自私神器哉。遺摺以忠佞不齊。異同不一爲慮。

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者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廢太子見深。雖因佞臣妄進邪說。究由二君有私天下之心。故詔佞之言。得乘之而入。伏讀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謂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見深之立。旨由太后。至於廢之之際。則不復請命東朝。是並蔑視其母。聖智深遠。燭見隱微。推而論之。明世宗之於興獻。忘所後而重本身。任私恩而棄大義。亦不得專咎張桂諸臣也。我朝聖聖相承。迥邁前代。縱有趙普黃玠之輩。皇上仰遵祖宗彝訓。遠鑒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况兩宮懿旨。懸之於上。孤臣遺疏。存之於下。傳之九州。載之國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諂媚之語。違背慈訓。棄置忠言。何以對天下後世。背義自私之事。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也。此次廷臣議上。皇太后降旨時。但請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詳爲引伸。俾天下臣民。永無疑義。我皇上孝弟仁讓。必能以皇太后之心爲心。無須諄諄申命。並請將前後懿旨。與廣安吳可讀。及此次與議諸臣奏議。存之毓慶宮。俟皇上親政日。由毓慶宮諸臣。會同軍機大臣。恭呈御覽。自必明降硃諭。宣示中外。將來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俾天下後世。咸知我朝家法。遠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

史 野 季 清

孝至悌至仁至讓。且以見穆宗至聖至明。託付得人也。豈不懿歟。如是則綱紀正。名分定。天理順。人情安。倫常骨肉。無嫌無疑。又何至違我朝家法。蹈前代覆轍。遺憾於母子兄弟君臣之間哉。本月初一日。恭赴內閣集議。因意微有不合。事關重大。未敢遷就。謹另摺具陳。以備采擇。又奏。再王大臣所議。亦非不得體。惜未盡妥。前降懿旨。因詞意渾涵。致有吳此請。此事不議則已。既下廷議。豈可仍復渾涵其詞。廷議謂穆宗毅皇帝繼統之議。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將來神器所歸。皇上自能斟酌盡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詞簡。意存言外。苟泥於其詞。難免害意。不及此時引伸明晰。異日皇上生有皇子。將即承繼穆宗爲嗣乎。抑不即承繼乎。不即承繼。則似違懿旨。若即承繼。又嫌迹近建儲。就令僅言繼嗣。不標繼統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隱然以儲貳視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賢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賢。將來仍傳繼統乎。抑舍而別傳乎。別傳之皇子。仍繼穆宗爲嗣乎。抑不繼乎。就令仍繼穆宗。是亦不廢立之廢立也。豈太平盛事乎。至此時即欲皇上斟酌盡善。不亦難乎。廷議之意。或以皇上親政。皇子應尙未生。不難預酌一盡善之規。然國君十五而生子。設皇子誕育。如在撤簾之前。又何以處之乎。與其留此兩難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盡善。

乎。且皇太后懿旨。非皇上所當擅改。此時不引伸明晰。將來皇上雖斟酌盡善。何敢自爲變通乎。竊謂諸臣既奉命會議。當將前降懿旨之意。引伸明晰。預擬一盡善之策。留以備異日皇上御覽。卽以釋今日天下臣民之疑。若仍渾渾其詞。則何取此盈廷一議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議又謂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似也。然列聖垂訓。原言嗣統之常。今則事屬創局。可讀意在存穆宗之統。與無故擅請建儲者有間。文義之殊。不待言矣。今廷議不分別詞意。漫謂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則日前懿旨卽是此意之謂何。天下聞之。不更滋疑乎。四海九州。莫不觀聽。立言似未得體。此未妥者又一也。奴才非有心立異。因廷議實未能詳明允洽。故不顧煩瀆。附片瀧陳。又張之洞奏。竊謂爲穆宗毅皇帝立嗣。繼嗣卽是繼統。此出於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卽爲我皇上所深願也。乃萬古不磨之義。將來必踐之言。臣敬吳可讀至忠至烈。然謂其於不必慮者而過慮。於所當慮者而未及深慮也。恭查爲穆宗繼嗣之語。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閏三月十七日。三奉懿旨。炳如日星。從來人君子孫。凡言繼嗣者。卽指繼承大統而言。天子諸侯。並同一理。蓋人君以國爲體。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苟不承統。

何以嗣爲。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漢魏以至本朝之世爵世職。但云以某爲嗣。爲卽是紹封襲蔭。故繼統毫無分別。徧稽羣經諸史。從無異說。其分繼統繼嗣爲兩事者。乃明代張璠桂萼之怪妄謬說。高宗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早已辭而闕之矣。今懿旨申命。至於再三。金匱寶錄。何待他求。設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則廷臣中凡讀書識字者。皆得執簡而爭。所謂不必慮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際。事變誠多。然就該主事所舉二事論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姪沂王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廢其姪太子見深。非景帝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曰先朝之繼體。實則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皇上仁孝之聖質。受兩宮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神器。必不忍負皇太后。必不忍負穆宗。且夫遵慈命。孝也。篤天顯友也。使皇子廣孝思於不匱。慈也。躬膺寶祚而使大統名分歸之於先帝。讓也。無損於實。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爲之。况聖主乎。所謂不必慮者二也。該主事所慮趙普黃玠之輩。誠難保其必無。然忠佞不齊。數年前曾有請頒鐵券之廣安矣。大小臣工。豈遂絕無激發。明宗素大統而昵私親者。以興獻王已沒。故得藉親恩恣爲越禮。羣臣不能抗也。假使興獻而在。必尙能以禮自處。少加裁制。今醇親王天性最厚。忠直

恪恭。該主事既知其賢。萬一果如所慮。他日有人妄進異言。醉親王受累朝之厚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謂不必慮者三也。然竟如該主事所請明降懿旨。將來大統仍歸穆宗之嗣子。意則無以易矣。詞則未盡善也。緣前奉懿旨。謂生有皇子。卽承繼穆宗爲嗣。若參以該主事之說。是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卽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爲一。將類建儲。我朝家法。以立儲爲大戒。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所謂未及慮者一也。前代儲貳。讒構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迹。較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謂未及慮者二也。然此尙其弊之最甚者也。天位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爲宗社計也。帝堯多男。非止一索。聖意所屬。知在何人。此時早定。豈不太驟。所謂未及慮者三也。今者奉命集議。伏讀此次懿旨。卽是此意四字。言簡意賅。至堅至確。天下萬世。誰敢不遵。無可移易者也。獨是聖意宜尊。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約有二說。淺之爲穆宗計者。則但如諸臣之議。並請一渾涵懿旨。略謂屢次懿旨。俱已賅括。皇上孝友性成。必能處置盡善。似乎無所妨矣。然而生卽承繼。卽是此意一語。字字當遵。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他日誕皇子。命承繼。廷臣中爲公爲私不可知。皆必將接祖

訓以爭之。則承繼之事中止。此日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名不能定。異日又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轉多難處矣。然則深之爲穆宗計。而卽爲宗社計。惟有因承統者以爲承嗣一法。皇子衆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繼。將來續承大統者。卽承繼穆宗爲嗣。此則本乎聖意。合乎家法。而皇上處此。亦不至於礙難。伏請兩宮聖裁。卽以此意明降懿旨。皇上親政之初。循覽慈訓。感惻天懷。自必仰體聖意。再頒諭旨。祇告郊廟。宣示萬方。則固已昭於天壤。堅於金石矣。如此約有五利。守彝訓一也。待宸斷二也。無嫌疑三也。無更變四也。精擇賢五也。至於精擇賢而利宏焉。在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急急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卽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斤斤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此固爲我國家億萬年之至計。卽使專爲穆宗嗣子策之。似亦無善於此者矣。或謂禮制精深。動關名義。由此以承統爲承嗣之說。安保日後無泥古聚訟者。臣請得條舉其說而預辨之。一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三代人君。凡繼先君之統者。卽爲先君之後。雖無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禮。皇上承繼穆宗之統矣。何以又別立後。不知父子之說。漢唐來久已不行。且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

則穆宗無子矣。豈有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先帝。而不爲立後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曰禮嫡子則不得後大宗。不知此爲臣庶言之。非爲天家言之也。古來擇取親屬。入承大統。則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後君爲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蓋嗣君與先君當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統者。既承累朝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爲繼別之宗。並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法。當別立嗣者也。嗣君既爲大宗。則雖以子爲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將來皇子雖爲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爲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親也。皇朝律令對承繼之文。則曰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聖心自有權衡。兩宮以聖而行權。皇上以聖而制禮。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賅焉。義協而禮起。何爲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曰春秋傳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輾轉授受。每難帖然。不知從父從子。乃生釁隙。若皇子承繼先朝。但存名義。豈判親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羣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日之情事。設有迂儒引之以撓夫國是。佞夫藉以文其莠言。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惠陵永闕。帝后同歸。既無委裘遺腹之男。復無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承繼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冊之

中存此數字空文。俾穆宗在天之靈爽。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兩宮鬻閔之恩。且伸皇上友于之愛。夫吳可讀區區一貶謫小臣耳。尙且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許。何況子道弟道兼盡之聖主哉。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梁王非有應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閔太祖子孫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孫爲嗣。孝宗非有承統之約者也。皇上聖明。遠在二君之上。竊謂今日者。惟在責成毓慶宮侍學諸臣。盡心輔導。培養天心。開陳至道。皇上孝悌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兩宮上慰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一端而已也。卽此一端而論。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維皇太后與皇上名分已定。恩誼日篤。皇太后視皇上所生皇子。無論承繼穆宗與否。同爲己子。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願也。臣恭繹懿旨中。卽是此意。妄議具奏。二語文義。是者是其將大統宜歸嗣子之意。議者議夫繼嗣繼統不並行言悖之方。臣工應命陳言。豈敢以依違兩可之游詞。貽廟堂他日之籌慮。又奏此次懿旨中卽是此意一語。乃此議之緊要關鍵。天地神祇。實所共聞。朝野臣民。咸所共喻。諸臣心知其意。而苦於恐涉建儲。不敢發揮。故不便述此。

四字之文。而專駁吳可讀之摺。以爲如此便可不類建儲矣。豈知聖意已經宣播。若不善爲會通。乘此時畫一長策。究其時勢。轉恐終必類於建儲而後已。且懿旨上言預定。下言卽是。語意相連。今不爲之疏解分明。以妥議具奏始。以無庸置議終。傳之四方。實駭聞聽。雖其所謂無庸議者。係指原摺而言。誠恐迂儒以文害辭。誤疑兩宮有游移之意。更恐他日讒佞附會。正藉此議爲翻案之端。一言之微。語病甚大。竊謂此事關係至重。伏望兩宮聖裁熟思。權衡至當。再降懿旨。臣愚不勝大願。又黃體芳奏。竊維此事重大。本難置詞。及伏讀懿旨中卽是此意一語。明白無疑。只有恪遵。更有何議。乃申論不一。激烈者盛氣力爭。異畏者囁嚅不吐。揆其情狀。一似穆宗遺有所生皇子於皇上爲姪。將來必不能續承大統者。且又似穆宗嗣子。若承大統。則皇上不得以爲子者。在激烈者以爲言非悚切。則說不行。說不行則無以報先帝。人將謂不爲穆宗計也。在異畏者以爲言之詳盡。則似僭越。則將來必干聖怒。人將謂不爲皇上計也。夫激烈忠也。異畏謹也。忠與謹皆人臣之盛節。而惜其未深明乎今日之事勢也。臣誠陋敢敬爲皇太后皇上持平以論之。淺說以明之。譬諸士民之家。長子有孫。次子亦有孫。自其祖父母視之。並無區別。然承襲爵職。必歸長房之孫。卽長

房無出。以次房之孫承繼。而承襲亦必歸長房之嗣孫。不能歸次房之他孫。何也。嫡長與嫡次之別也。而况皇上與穆宗。不惟有兄弟之倫。且有君臣之誼乎。此兩宮之意。所以許大統歸於穆宗嗣子之說也。又譬諸士民之家。大宗無子。次宗僅有一嫡子。然小宗以嫡子承繼太宗。不聞有所吝者。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惟人君與臣民。微有不同者。民間以嫡子繼大宗。則大宗爲主。本宗爲兼。天潢以嫡子繼帝系。則帝系爲主。本宗可得而兼。親不可得而兼。若人君以嫡子繼長支。則固以繼長支爲主。而本宗亦不能不兼。蓋人君無小宗。卽稱謂加以區別。亦於本宗恩義無傷。此兩宮意在嗣子承大統。慈愛穆宗。亦卽慈愛皇上之說也。今日吳可讀爲是之懿旨。不敢不遵。不許建儲之家法。不敢不守。而奉命會議。又不敢不議。若非合兩統爲一統。以不定爲預定。就將來承統者以爲承嗣。似亦無策以處之矣。試思此時卽不專爲穆宗計。既正名爲先帝承繼之嗣子。豈有僅封一王且勒者乎。卽不專爲皇上計。古來天子之嗣子。有以不主神器之諸皇子當之者乎。卽僅爲穆宗計。承繼皇子之事。皇上可如民間出繼之子乎。卽僅爲皇上計。承繼皇子之稱。穆宗可如前明稱爲皇伯考乎。事理至顯。敢敬縷陳。兩宮聖明。無難立斷。其應如何明降懿旨。自有聖裁。夫奉

祖訓。稟懿旨。體聖意。則非僭。先帝今上。皆無不宜。則非悖。明其統而非其人。則非擅。論統系。辨宗法。正足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則非干犯忌諱。此卽綜前計後。侃侃而陳。固無意氣之可逞。亦無功罪之可言。而諸臣之偏於激。偏於畏。臣竊有所不解也。臣所以不能已於言者。誠恐皇上親政以後。披覽臣工章疏。謂此等淺顯平常之事理。何盈廷諸臣。竟無一人見及者。以致如此紛紜。則忝參末議之臣。與有責焉。又李瑞棻奏。臣於本月初一日。赴內閣會議。諸臣之意。以繼統似涉建儲。不敢參議。不得擅請。不能預擬。以毋庸置議覆奏。諸臣蓋以爲於此固有難於置議者也。然臣謂議者誠難。未若兩宮今日籌此之難。與夫皇上他日處此之難也。初次懿旨。卽謂生有皇子。卽承繼穆宗爲嗣。此次懿旨。則謂吳可讓請頒定大統之歸。前降旨時。卽是此意。夫繼嗣非建儲。然合兩次懿旨而繹之。則有類乎建儲矣。建儲非祖訓也。此一難也。議者力避建儲之跡。於是立一說曰。懿旨既有卽是此意之文矣。然則兩宮確有大統歸於嗣子之意矣。若卽以將來繼統者爲繼嗣。自可兩全。但如此則承繼之皇子。不能指定。又恐兩宮爲穆宗立嗣之心。未能早慰也。此二難也。議者則又立一說曰。欲定承繼。又非建儲。惟有俟皇子衆多以後。由皇上擇定一人。秘稟慈闈。官

禁外朝。仍不宜播。以符不建儲之舊制。然而神器所歸。最宜慎重。若定之亟。則無以協擇賢之義。定之緩。又無以愜兩宮之心。此三難也。且即使承繼承統。合而爲一。爲先帝謀者盡善矣。我皇上大寶躬膺。亦必無別擇宗子之理。若不籌計及此。則兩宮。惟念穆宗之心。與慈愛皇上之心。尙未能交慰也。此四難也。此時兩宮若不再申一命。羣臣若不更贊一詞。專待親政之年。自行裁度。皇子卽生。而卽宜承嗣之旨。廷臣必爭之曰。此違建儲祖訓也。皇子旣生。而不聞承繼之旨。廷臣又必爭之曰。此違初次懿旨也。此五難也。諸臣知其難。惟以斟酌盡善。昭示無私。望之於皇上。微臣慮其難。則以爲籌及兩全。折衷一是。惟在乎兩宮。伏願皇太后詳思遠慮。並責令王大臣再四思維。如何而聖意可必行。如何而祖訓可不背。如何而穆宗之大統垂於久遠。如何而皇上之孝友利於推行。必在此時。先求一會通無碍之策。以待聖裁。臣知聖慮深淵。不惟有兩全之道。並可貽百世之謀。奏入奉兩宮懿旨。前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原以將來繼緒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明定儲位。彝訓昭垂。尤宜萬世遵守。是以前降諭旨。未將繼統一節宣示。具有深意。吳可讀所請頒定大統之歸。實與本朝

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續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亦必能善體此意也。所有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等會議摺。徐桐翁同龢潘祖蔭聯銜摺寶廷張之洞各一摺。並閏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諭旨。均著另錄一分。存毓慶宮。至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卹。



京師大學堂成立記

羅惇誦

清咸同之季。歐力東漸。曾國藩李鴻章輩。知西法必當慕效。乃請設製造局。立船政水師學堂。以造人材。當時士論。謂西國之長。在兵強器利。故設學僅此而止。光緒初。設同文館於京師。是爲京師有學堂之始。然僅儲舌人。由同文館出者。卽舌人亦無上選。甲午中日戰後。士夫漸奮。發言自強。康有爲上書請變法。遂及興學。梁啟超爲侍郎。李端棻草奏。請立大學堂於京師。御史王鵬運亦有是疏。中旨允行。其時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剛毅等在樞府。厭言新政。請緩行。迄於戊戌。康有爲嚮用。復力主興學。迭奉嚴旨。促擬進大學章程。樞廷及總署大臣。倉卒不知所措。梁啟超時在京師。方倡新學。乃爭遣人巧啟超屬草。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爲草章八十餘事。乃據以上之時。剛毅自命正學。欲以辦學自任。樞臣翁同龢患之。會李盛鐸等疏薦大學士孫家鼐。侍郎許景澄。乃命孫家鼐爲管學大臣。卽景山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爲大學堂。延張元濟爲總辦。元濟辭。改延黃紹箕。紹箕典試出。旋以憂去。余誠格繼爲總辦。朱祖謀李家駒爲提調。劉可毅賂成驥等爲教員。蓋員司多用翰林也。美國教士丁韞良爲總教習。實權皆在丁韞良。科學課程。管學不能過問。歐美來傳

教者。若李提摩太林樂知李佳白。恒有所設學。在中國言學務。李林等其先導矣。故求歐美學者。恒於教士。當時士夫所見。僅乃及此也。京曹守舊。耻入學。赴者絕。其至者。圖居室飲食之便而已。先是總署奏派李盛鐸李家駒楊士燮赴日本。考察學務。數月歸。逮八月政變。新政並罷。惟大學以萌芽早。得不廢。許景澄繼管學。旋義和團之亂作。景澄以請剿團。冤。可殺。被戕。生徒盡散。兩宮西幸。召張百熙詣行在。百熙慷慨陳時事。力請興學。遂被命爲管學大臣。其門人南昌沈兆祉。爲草奏陳四大綱。規畫閑遠。承大亂之後。海內憤懣。歎無才。百熙以人望被斯任。乃欣然望興學矣。比議回鑾。百熙以蹕路大臣。先期還京師。尙未暇及學務。回鑾後。籌大學經費。中國先與俄國合辦東清鐵路。歲給中國利息銀○萬兩。積存華俄道勝銀行。共○萬兩。百熙奏請撥充大學經費。校址經亂殘廢。方待葺治。乃即虎坊橋之官書局爲籌備所。日詣議事。而編譯書局均附焉。官書局當戊戌時爲康有爲等所立之強學會。被劾封禁。乃改爲官書局。命孫家鼐督辦者也。百熙受任之始。卽謝去丁寔。寔寔良抗爭。與美使交涉久。卒索○千金以去。百熙以桐城吳汝綸德望爲時所服。遂以直隸州奏請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當時蓋異數也。汝綸堅辭不起。百熙具

衣冠詣汝綸。伏拜地下曰。吾爲全國求人師。當爲全國生徒拜請也。先生不出。如中國何。汝綸感其誠。勉起應詔。奏派于式枚爲總辦。李家駒趙從蕃副之。汪詒書。蔣式瑄。三多。榮勳。紹英。等分任提調。張鶴齡爲副總教習。又設編譯書局。以李希聖爲編局總纂。王式通。孫寶瑄。羅惇誦。韓樸存。桂植等副之。嚴復爲譯局總辦。林紓。嚴璩。曾宗鞏。魏易。等副之。奏定各學堂章程。多出沈兆祉手。是爲第二次奏定章程。庚子後。一大新政。祇有學務。乃以屬百熙。有用人之柄。復掌財權。既雜用外吏。又薪俸厚。羨妬者多。諸人爭以新學自幟。尤爲舊人所恨。蜚語浸盛。榮祿。鹿傳霖。瞿鴻禨。在樞府。皆不善百熙所爲。阻力紛起。百熙恒憤慨。時方購地一千三百畝於豐臺。備建七科大學。後劾之者衆。乃因陋就簡。復葺馬神廟大學。立師範。仕學兩館。非其初志也。汝綸以學務體大。非率爾可舉。當先師東瀛。乃赴日本考察學務。榮祿以榮勳紹英隨之行。實隱監之。汝綸滋不樂。榮勳與汝綸頗齟齬。紹英則師事汝綸甚謹。蔡鈞爲駐日公使。與汝綸論不合。多所詆誣。留日學生傾仰汝綸。汝綸亦樂接之。值吳敬恒孫揆均等以送學生入校事。與蔡鈞抗辨甚力。相率罷學。汝綸力調停之。不可。蔡鈞遂譏過於汝綸。榮祿乃大悲。慶親王奕劻至謂汝綸當正典刑。肅親王善耆力護救之。

百熙急電促汝綸歸國。遂還桐城。百熙以讒謗急。不敢招至京師。汝綸旋卒於鄉。汝綸抱教育天下之願。在東劬於考察。思歸而實行。不遂遽歿。中外悼之。張鶴齡以副總教習主教務。聘孫詒讓蔡元培屠寄等充經史學教員。詒讓元培不至。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法學博士巖谷孫藏。爲什學師範教員。陸宗輿范源廉章宗祥充譯員。壬寅冬。開校招考。甄拔多績學之士。各省材雋。一時並集。新奇瓌偉之風氣。詭異之服飾。潮涌於京師。且集於馬神廟一隅。梁啟超撰新民叢報於日本。激發民氣。國內波靡。大學生徒。益發揚蹈厲。謗讒乃集於百熙一身。劾者紛起。百熙直南齋久。宮廷信其謹厚。無他腸。惟召對時恒訓誡之而已。忌者必欲摧鋤大學。目爲革命之府。人爭爲大學危。百熙苦心支柱。力任羣謗。大學賴以存。其後派遣東西洋游學。京外各學。以次遞舉。皆百熙心力之所爲也。百熙負時望至隆。屢將進樞府。皆爲忌者中之而止。蓋以支柱學務之故。每撫膺太息。謂學務阻力橫集。成就狹陋。無以對天下後世。其拊循學生。肫誠懇摯。第一次選大學學生。分赴東西洋留學。親至站送其登車。勉以宏大之業。及百熙歿時。舊日生徒集祭。皆哭失聲。蓋所感深也。大學既負重謗。御史王某密奏言本朝定制。各部官皆一滿一漢。故能相維不敝。今大學僅一

漢大臣。致成弊藪。請增設滿大臣主其事。時榮慶以倉場侍郎超拜工部尙書。方被信任。乃增命榮慶爲管學大臣。命驟下。中外愕哈。故事凡滿漢同官。必滿人執權。榮慶至。頗自專。百熙不能行其志。榮慶旋入樞府。百熙益無權。旋別設學務處。以張亨嘉爲大學總監督。百熙堅主選派學生赴東西洋游學。榮慶滋不願。百熙持之堅。卒派遣。榮慶怨之。後益專斷。百熙遂無一事可辦矣。榮慶積不懌於百熙。值張之洞自鄂督入覲。乃奏請以之洞改訂學堂章程。之洞留京數月。悉更定之。之洞獨斷。百熙拱手讓之。榮慶遂不能容喙。心不能平。然無如何也。之洞手定學章。凡七易稿。始成。奏上。御史左紹佐奏駁之。其詞甚辯。付學務大臣議。覆奏仍允行。百熙深倚沈兆祉。李希聖。兆祉受讒搆於樞府。恐終累百熙。乃自請辭去。榮慶深惡希聖。希聖旋病歿。之洞與張鶴齡論學科不合。亦深惡之。鶴齡乃辭去。之官湘中。旋提學奉天。以勞歿於官。之洞旋還鎮。復命孫家鼐爲學務大臣。至是凡三管學。百熙位第三矣。歲乙未。今總統袁公請立學部。乃以榮慶爲尙書。朝廷防革命急。謂百熙寬縱。以榮慶嚴峻。且蒙人可信。故舍百熙而用榮慶。百熙至是謝學務。百熙方籌設分科大學。命朱啟鈐辦校舍工程。距謝學務僅數日耳。榮慶主節用。又謂校舍在城外難約束。遂止不

辦。及張之洞入樞府。兼管學部。銳意辦七科大學。仍就馬神廟校地稍廓充之。與百熙當時計畫不盡同也。張亨嘉爲總監督後。繼之者爲李家駒朱益藩劉廷琛勞乃宣柯劭忞嚴復。自朱益藩時總監督爲三品實官。當戊戌時。大學生誦入股之聲。比舍不絕。癸卯甲辰間。雖學風揚厲。然科舉未廢。大學生於校舍攻策論習殿卷白摺者。亦所恒有。鄉會試期屆。校舍輒空其半。甲辰會試。張百熙榮慶皆以學務大臣充總裁。總監督張亨嘉諭止學生赴試。學生則言管學且奉旨主試。何獨禁吾儕赴試乎。亨嘉無以難。卒聽之行。百熙慨然謂科舉不廢。學堂斷難進步。及袁公與張之洞端方請廢科舉。百熙尤力贊助之。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羅惇誦

同治十年西域回部叛。俄人以接壤故。藉代守之名。舉兵佔伊犁全境。設官治之。時新疆俶擾。方用兵。未暇問俄。泊光緒四年。回亂平。五年四月。以吏部侍郎崇厚爲出使俄國大臣。朝議索伊犁。乃以崇厚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旋轉官左都御史。崇厚既憚於外事。以奉朝命索還伊犁。俄人但許見還。其他皆非所計。遂與訂新約十八條。其第六款。俄既歸還伊犁。中國願給俄國銀五百萬羅布。第七款。伊犁既還中國。當以可西河之西。及麗山之南之地。以至於底克斯河。盡讓與俄。第十款。除喀什噶爾。及庫倫兩地。已照先立和約。俄國立有領事外。今議定在嘉峪關。科布多。哈密。吐耳番。烏魯木齊。庫車各地。各再設立領事。第十二款。蒙古天山南路。天山北路等。俄商貨物往來。無庸付稅。第十四款。凡俄商販通貨物。至張家口。嘉峪關。天津。漢口等處者。可過同州府。西安府。漢中府各路。其將中國貨物運入俄國。亦由此路。約文咨送回國。朝野駭然。諭旨言。若照所擬條約所損已多。斷不可行。口岸既多。與華商生計大有妨碍。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後翻。則曲仍在我。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交章論劾。朝士激昂議戰。洗馬張之洞。疏言新約十八條。他姑

勿論其最謬妄者。如陸路通商。由嘉峪關。西安。漢中。直達漢口。秦隴要害。荆楚上游。盡爲所據。馬頭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邊疆難防。堂奧已失。不可許者一。東三省國家根本。伯都訥吉林精華。若許其乘船至此。卽與東三省全省。僅其游行無異。陪京密邇。肩背單寒。是於綏芬河之西。無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內河行舟。乃各國歷年所求而不得者。一許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許者二。朝廷不爭稅課。當恤商民。若準回兩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貿易。概免納稅。華商日困。猶未也。以積弱苦貧之蒙古。徒供俄人盤剝。以新疆鉅萬之軍餉。徒爲俄人緩輪。且張家口等處內地。開設行棧。以逐漸推廣。設啟戎心。萬里之內。首尾銜接。不可許者三。中國藩屏。全在內外蒙古。沙漠萬里。天所以限夷狄。俄人卽欲犯邊。迤北一面。總費周折。如蒙古全點。供其役使。彼更將重利以啗蒙古。一旦有事。音信易通。必撤藩屏。爲彼先導。不可許者四。條約所載。俄人准建卡三十六。延袤廣大。無事而商往。則譏不勝譏。有事而兵來。則禦不勝禦。不可許者五。各國商賈。從無許帶軍器之例。今無故聲明。人帶一鎗。其意何居。若有千百爲群。闖然徑入。是兵是商。誰能辨之。不可許者六。俄人商稅。種種取巧。若各國希冀均霑。洋關稅課。必然歲絀數百萬。不可許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經議定。

之界。又欲內侵。斷我入城之路。新疆形勢。北路荒涼。南城富庶。爭礮瘠。棄膏腴。務虛名。受實禍。不可許者八。伊犁。達爾布。巴哈臺。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古城。哈密。嘉峪關等處。准設領事官。是西域全疆。盡歸控制。有洋兵斯有洋商。有洋商斯有洋兵。初則奪我權勢。繼則反客爲主。馴至彼有官而我無官。彼有兵而我無兵。且各國通例。惟沿海口岸。准設外邦領事。若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烏魯木齊。古城。哈密。嘉峪關。乃我境內。今日俄人作俑。設各國援例。將十八省腹地。均布洋官。又將何以處之。不可許者九。名還伊犁。而三省山嶺內。卡倫以外。盤踞如故。據高臨下。險要失矣。割霍爾果斯以西。格爾海島以北。屯墾無區。游牧無所。地利盡矣。金頂寺。又爲俄人市廛。現與約定。俄人產業。不更交還。是伊犁一線東來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絕矣。寥寥遺黎。彼必盡遷以往。人民空矣。擲二百八十萬有用之財。索一無險阻。無地利。無出路。無人民之伊犁。將焉用之。不可許者十。俄人索之。可謂至貪至橫。崇厚許之。可謂至愚至謬。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遣使臣。下廷議。可謂至明至斷。上自樞臣總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皆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議者。誠懼一經變約。或召釁端。然臣以爲不足懼也。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爲國。請

言改議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計決。二曰氣盛。三曰理長。四曰謀定。何謂計決。無理之約。使臣許之。朝廷未嘗許之。崇厚誤國媚敵。擅許擅歸。國人皆曰可殺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則可杜俄人之口。按之萬國公法。既有不准違訓越權之例。復有臣執全權可否仍在朝廷之條。正與崇厚不遵密函。不請諭旨之罪相合。者英之案。成憲昭然。故力誅崇厚。則計決。何謂氣盛。俄人欺我使臣軟懦。逼脅畫押。施一償百。意猶未餒。不料俄羅斯靦然大國。乃至出此。不特中國憤怒。即環海各國。亦必不直其所爲。至俄使不待定約聲明歸國。外洋亦無此例。况凱湯德係署理公使。豈能徑歸。其爲恫喝無疑。情形顯然。儘可聽其去留。不必過問。莫如明降諭旨。將俄人不公平。臣民公議不願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國。評其曲直。兼屬各國。將我國家情理兼盡之處。刊諸新聞紙。明諭邊臣。整備以待。據衆怒難犯之情。執萬不可從之志。俄國雖大。自與土耳其苦戰以來。師老財竭。臣離民怨。近聞其國君有防人行刺之舉。若更渝盟犯順。圖遠勞民。必且有蕭牆之禍。行將自斃。焉能及人。故明告中外。則氣盛。何謂理長。種種要挾。皆由伊犁而起。若盡如新約。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虛名。所失者新疆二萬里之實際。而每年尙須耗五百萬餉需。以供邊師防軍建城

開屯之用。是有新疆尙不如無新疆也。索伊犁而盡拂其請。則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肆責言。則曲在彼。况使臣畫押。未奉御批示覆。一如載書未歃血。豈足爲憑。俄人理屈詞窮。焉能生釁。故緩收伊犁。則理長。何謂謀定。俄人面講信義。兵端可以不開。若俄人必欲背公法。棄和好。設防之處。大約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屢勝之威。兵素強。金順。劉錦棠。錫綸。張曜。亦皆戰將。以靜待動。俄人必敗。退其歸路。則彼將隻輪不返。若出吉林邊地。遼東山谷叢集。其地去俄二萬餘里。懸軍深入。饋餉維艱。不能用衆。特簡兼資文武之將帥。畀以重權。資以鉅餉。分南北洋海防之費。爲經略東三省之資。命左宗棠。金順。選籍隸東三省知兵之將官數人。速來聽用。招集索倫。赫津。打牲之衆。教練成軍。其人素性雄勇。習與俄鬪。定能制勝。卽小有挫衄。堅守數月。必委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國兵船。扼於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強以商船載兵而來。亦非若西洋有鐵甲等船者比。李鴻章高勳重寄。歲糜數百萬金錢。以製機器。而養淮軍。正爲今日。若並不能一戰。安用重臣。伏請嚴飭李鴻章。諭以計無中變。責無旁貸。及早選將練兵。仿照法國新式。增建礮臺。戰勝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罪。設使以贖伊犁之二百八十萬金。雇募西洋勁卒。亦

必能爲我用。俄人蠶食新疆。併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能悟英使輔車唇齒。理當同仇。近來之立功宿將。如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劉銘傳。善慶。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漢。郭寶昌。曹克忠。李雲麟。陳國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來京。悉令其詳議籌策。分駐京津站。及東三省。以備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銷萌。故修武備。則謀定。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爲孤注。惟深觀事變。日益艱難。西洋撓我政權。東洋思啟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於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無論我之禦俄。本有勝理。卽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戰。不能越嘉峪關。雖勝不能薄鞏古塔。終不至掣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則及今一決。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越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盡澌。欲戰不能。而俄人行將城於東。屯於西。行棧於北。縱橫窟穴於口內外通衢。逼脅朝鮮。不以今日捍之於藩籬。而他日鬪之於庭戶。悔何及乎。要之武備者。改議宜備。不改議亦宜備。伊犁者。改議宜緩。不改議亦宜緩。崇厚者。改議宜誅。不改議亦宜誅。此中外羣臣之公議。非臣一人之私見。獨謀在疆臣。作氣在百

僚。據理力辯。在總理衙門。決計獨斷。始終堅持。則在我皇太后皇上。奏入諭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議奏。是時方詔求言。士氣奮發。又值圓部盪平。士夫多言兵可用。乃爭言戰俄。尙書萬青藜。侍郎長叙。錢寶廉。司業周德潤。少詹事寶廷。中允張楷。給事中郭從矩。余上華。吳鎮。胡聘之。御史孔憲毅。黃元善。田翰墀。鄧承修。員外郎張華奎。贊善高萬鵬。御史鄧慶麟。侍讀烏拉布。王先謙。編修于蔭霖。御史葉蔭防。肅親王。隆勳。檢討周冠。員外郎陳福綬。先後陳奏。大半主戰。諭一併付議。並命醇親王奕譞。一同會議具奏。崇厚不候朝命。擅自回京。詔褫職逮詔獄。旋定斬監候。中外駭愕。按公法無全權定約後。罪其使臣者。俄謂將決裂。欲以兵力迫挾。期約必成。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紀澤。方奉使英法。至是改命使俄。另議條約。俄兵艦已集遼海。乃命沿邊江海備兵。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簡戰艦於煙台大連灣。彭玉麟。李成謀。簡長江水師。通政司劉錦棠。幫辦新疆軍務。加吳大澂三品卿銜。赴吉林幫辦防務。起劉銘傳。鮑超。曹克忠於籍。令治軍。詔求將財。前出使英國大臣侍郎郭嵩燾。方引病在籍。至是疏言。左都御史崇厚。在俄國立定條約十八款。不察山川阨要之形勝。不明中外交接之事宜。種種貽誤。無可追悔。然西洋各國。遣派使臣。相與議定條約。原

應由政府覈准施行。是此案准駁之權。仍制自朝廷。所有派遣各國使臣。凡兩國交涉事件。應責成料理。總理衙門可但論飭駐俄公使。轉達俄國外部。伊犁條約。暫緩覈准。權聽俄兵駐紮伊犁。以俟續議。俄人雖甚猖獗。亦不能違越萬國公法。以求狂逞。祇權應之一法。可以稍戡俄人之志。即在我亦稍有以自處。臣請統前後事情。分別陳之。一曰收還伊犁。應由甘督核議。乾隆年間。截定準回各部。設立各城駐紮兵弁。外設屯卡。與各屬部畫分疆界。百餘年來。哈薩克布魯特諸部。日見衰微。其地多爲俄人侵佔。又西滅浩罕諸部。與西域壤地。緊相毗連。而自回疆畔亂二十餘年。屯卡毀棄殆盡。即令俄人繳還伊犁一城。清理疆界。極費推求。陝甘督臣左宗棠。平日講求地理之學。經營西域。已逾十年。形勝險要。爲能詳知。並非數萬里外遣一使臣。憑空定議之事。臣所謂收還伊犁。應由甘督核議者此也。二曰遣使議還伊犁。當徑赴伊犁會辦。俄人占踞伊犁時。但以保護疆界商民爲言。原約中國平定西域。仍行退還。是收還伊犁。並無他慮。惟慮俄人索取兵費太多。此須至伊犁相度情形。乃可置議。左宗棠以戰功平定西域。不肯居贖回伊犁之名。揀派大員會議。著緊亦專在此。無舍伊犁而徑赴俄會議之理。即令議辦已有端緒。應遣使赴俄定約。亦必須由

肅州取道伊犁。兼與左宗棠商定一切。臣在倫敦。日本遣使恩倭摩的赴俄議換庫頁一島。即所謂蝦夷島也。在該島爭持多年。乃遣使赴俄計議。其使臣即由庫頁島徑達黑龍江。取道伊犁。繞烏拉嶺赴俄。爲其水陸交通險隘形勝。及其兵力所注。非身親考覽。無由知也。俄酋高福滿。駐紮伊犁。兼統浩罕諸部。其與崇厚議還伊犁。二萬里調高福滿回國會辦。此在中國關係絕大。而俄人則進退皆利。無關得失之數。而其任勞覈實如此。臣所謂遣使議還伊犁。當徑赴伊犁會辦者此也。三曰直截議駁。伊犁條約。當暫聽從駐紮。其勢萬不能急速收還。臣查天山南北兩路。所以號稱肥饒者。正以河道縱橫灌輸之故。俄人所踞西伯利部一萬餘里。並屬荒寒之地。近來侵奪塔什干浩罕諸部。蓄意經營。前歲見俄國新報。言其提督斯哲威爾。探尋巴米爾郎格拉湖一帶。報稱喀拉庫拉湖。至阿克蘇。有通長不絕河源。深入俄國荒漠之地。爲歷來人跡所未到。舉國相爲慶幸。其睨視西域。蓄謀已深。伊犁一城。尤爲饒沃。自伊犁河以南。曰哈爾海圖。產銅。曰沙拉博和齊。產鉛。其北山曰空鄂爾峨博。產煤。曰關里筭。產金。曰索果。產鐵。往時河南設有銅廠。鉛廠。並近距特克斯河。而辦理不甚如法。山北煤鐵各廠。則尙未開採。西洋人羣視爲上腴之地。伊犁所設九城。專

駐兵弁。其膏腴並在河南山北。西至霍果斯。亦設有一城。距伊犁不逾百里。所設額爾齊齊罕諸卡。皆在五百里以外。今畫分霍爾果斯河屬之俄人。則伊犁一河。亦截去四之三。而五百餘里之屯卡。皆棄置之矣。畫分特克斯河。屬之俄人。則舊設銅鉛各廠。亦與俄人共之。而特克斯河橫亘天山以北。其南直接庫車拜城。聲氣皆致阻隔。所設屯卡。直達特克斯河源。皆棄置之矣。塔爾巴哈台。距伊犁東北。尙在千里以外。聞亦有畫歸俄人之地。以一域孤懸浮寄。盡割置其膏腴之地。名爲收還伊犁。而實棄之。此時置議。較之從前。其難萬倍。當據萬國公法。由國家徑行議駁。無可再行商辦之理。以此時獨棄伊犁。與收還伊犁。其勢并處於兩窮。惟有申明權聽駐紮。以杜其狡逞之心。而仍以從緩計議。稍留爲後圖。庶自處於有餘之地。而亦有餘地以處俄人。臣所謂直議截駁伊犁條約。暫聽俄人駐紮者此也。四曰。駐紮英法兩國公使。不宜遣使俄國。西洋各國。互相聯絡。各視其國勢緩急輕重。與其恩怨。以爲之程。數百年來。攻伐兼并。事變百出。而目前大勢。則英法兩國爲私交。俄德兩國爲私交。德與法仇恨方深。英與俄尤爲累世積怨。其心意所向背。卽其喜恕好惡。亦皆爲之轉移。臣嘗謂英法共一公使。俄德亦當共一公使。凡爲公使駐紮。非但以虛名通兩

國之好而已。實有維持國體之責。與商辦事件之權。遣使會議。當在伊犁。而其難通之情。與其兩不相下之勢。由駐俄公使。達之俄國朝廷。以持其平。而分其責。此亦萬國公法所當準情據理。通論其節要者。似此加派使臣。改議已定條約。恐徒資俄人口實。以肆行其挾制之術。俄國新報。已言伊犁條約。由英人播弄翻悔。亦可窺見其用心矣。臣所謂駐紮英法兩國公使。不宜遣使俄國者。此也。五曰定議。崇厚罪名。於例本無專條。亦當稍準萬國公法行之。臣查崇厚貽誤國家。原情定罪。無可寬假。然推其致誤之由。一在不明地勢之險要。如霍爾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兩路均詳在圖志。平時略無考覽。俄人口講指畫。乃直資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輕重。其心意所注。專在伊犁一城。則視其種種要求。皆若無甚關係。而惟懼繳還伊犁之稍有變更。一在心懾俄人之強。而喪其所守。臣奉使出洋。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詢西洋各國情形。但言船礮之精。兵力之厚。以爲可畏。崇厚名知洋務。徒知可畏而已。是知其勢而不知其理。於處辦洋務。終無所得於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計。而忘其貽害。臣在巴黎。與崇厚相見。詢以使俄機宜。僅言伊犁重地。豈能不收回。頗心怪其視事之易。而亦見其但以收回伊犁爲名。於國事之利病。洋情之變易。皆在所

不計。故常以謂於西洋交接。亦當稍求通悉古今事宜。中外情勢。而後可以應變。是以崇厚之罪。人能知而能言之。而當定議條約之時。崇厚不能知也。參贊隨員。亦皆不能知也。置身數萬里之遙。一切情勢。略無知曉。有聽俄人之恫喝欺誣。拱手承諾而已。朝廷以議駁條約。加罪使臣。是於定約之國。明示決絕。而益資俄人口實。使之反有辭以行其要挾。崇厚殷實有餘。宜責令報損充餉贖罪。而無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國公論。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勢。臣所謂定議崇厚罪名。當稍準萬國公法行之者此也。六日廷臣主戰。祇是一隅之見。亟宜斟酌理勢之平。求所以自處。而無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構患以來。凡三次用兵。廣東因禁烟。甯波天津。因換約。皆由疆臣措置失宜。以致貽患日深。積久而益窮於爲計。然其時中外之勢。本甚懸絕。一切底蘊。兩不相知。徒激於廷臣之議論。憤然求一戰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准情處理。自有餘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萬非比英法各國。專以通商爲事。釁端一開。構患將至無窮。國家用兵三十年。財殫民窮。情見勢絀。較道光咸豐時。氣象又當遠遜。俄人蠶食諸回部。拓土開疆。環中國萬餘里。水陸均須設防。力實有所不及。即使俄人侵擾邊界。猶當據理折之。不與交兵角勝。何況以伊犁一城。遣使與之定議。准

駁應由朝廷。縱彼以兵力要挾。亦可准度事勢之宜。從容辨證。何爲貿然耀兵力以
 構釁端。取快廷臣之議論。臣所謂廷臣主戰。祇是一隅之見者此也。竊以爲國家辦
 理洋務。當以了事爲義。不當以生釁搆兵爲名。名之所趨。積重難返。雖稍知其情狀。
 亦爲一時氣餒所懼。而不敢有所異同。臣之愚昧。直知今日之急務。固不在此。應懇
 飭令駐俄使臣。轉達俄國外部。以伊犁一城。爲天山南北兩路關鍵。中國必待收回。
 而此次崇厚所定條約。萬難覈准。所有俄兵駐紮伊犁。應暫無庸撤退。從前喀什噶
 爾。曾經與俄通商。應否照舊舉行之處。由陝甘督臣左宗棠。與俄國督兵大臣。會商
 覈辦。以期妥善。毋得輕易率請用兵。致失兩國交誼。開誠布公。正辭明辯。或冀挽回
 萬一。以後與俄人交涉。亦可於此稍得其端倪。關係大局。實非淺鮮。臣以庸愚。奉使
 無狀。萬口交謫。無地自容。積年以來。心氣消耗。疾病日增。里居踰歲。足跡未嘗一出
 門戶。自分衰病餘生。無復犬馬圖効之望。而軫念時艱。重以崇厚之昏庸。貽誤多端。
 幾至無可補救。臣粗有所見。誠知一時公論。於此必多觸悟。然求之事理。徵之史策。
 準之國家之利病。驗之各國之從違。尤宜及早斷行。以免多生枝節。爲時愈久。議論
 愈繁。則益難於處理。是以不避詬譏。而終甘緘默。謹略獻其愚忱。上備聖明採擇。論

旨郭嵩燾所奏。不爲無見。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明將俄國約章。分別可行不可行。咨行曾紀澤遵辦。原就已定之約。權衡利害。以爲辯論改議之地。第思俄人貪得無厭。能否就我範圍。殊不可必。此時若遽責其交還伊犁全境。而於分界通商各節。未能悉如所願。操之太蹙。易啓釁端。若徒往返辯論。亦恐久無成議。曾紀澤前往俄國。當先將原議。交收伊犁各節。關繫中國利害。礙難覈准之故。據理告知。看其如何答覆。如彼以條約不允。不能交還伊犁。亦祇可暫時緩議。兩作罷論。但須相機引導。歸宿到此。即可暫作了局。惟不可先露此意。轉知得步進步。別有要求。至舊約分界通商事宜。應修約章。本與交收伊犁之事。不相干涉。俟事定之後。當再令左宗棠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分別辦理。此意亦可向俄人告知也。曾紀澤既奉使命。未至俄。以崇厚遽擬大辟。俄人大怫。恐交涉無從轉圜。請貸其死。諭言崇厚遽訓越權。所議條約。諸多窒礙。經廷臣會議罪名。定以斬監候。實屬罪有應得。乃近聞外論。頗以中國將崇厚問罪。有關俄國顏面。此則大非朝廷本意。中國與俄國和好。二百餘年。實願始終不渝。無失友邦之誼。崇厚奉命出使。於中國必不可行之事。並不向俄國詳切言明。含糊定議。罪由自取。朝廷按律懲辦。以中國之法。治中國之臣。本與俄國

不相干涉。第恐遠道傳聞。於中國辦理此案緣由。未能深悉。或因誤會而啟嫌疑。未免有妨睦誼。茲特法外施恩。將崇厚暫免斬監候罪名。仍行監禁。俟會紀澤到俄國後。辦理情形若何。再降諭旨。著會紀澤知照俄國。並告以爲中國與俄國和好之據。紀澤以朝論紛拏。慮輕議敗。乃熟權情勢。豫爲論列。疏言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償款。籌辦之法。亦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言戰者謂左宗棠。金順。劉錦棠諸臣。擁重兵於邊境。席全勝之勢。不難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竊以爲伊犁地形巖險。攻難而守易。主逸而客勞。俄人之堅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亂民。所可同日而語。大兵履險地以犯強鄰。直可謂之孤注一擲。不敢謂爲能操必勝之權。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國之地。中國以兵力收回舊疆。於俄未於所損。而兵戎一啟。後患方長。是伊犁雖倖而克復。祇可爲戰事之權輿。而不得謂大功之已蕝也。俄人恃其詐力。與泰西各國。爭爲雄長。水師之利。推廣至於東方。是其意不過欲藉伊犁以啟釁端。而所以擾我者。固在東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陸。我中原大難初平。瘡痍未復。海防甫經創設。布置尙有未周。將來之成效。或有可觀。第就目下言之。臣以爲折衝禦侮之方。實未能遽有把握。又況東三省爲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帶。處處與俄毗連。似有鞭

長莫及之勢。一旦有急。尤屬防不勝防。或者謂俄多內亂。其君臣不暇與我爲難。臣則以爲俄之內亂。實緣地瘠民貧。無業亡命者衆也。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此該國以亂靖亂之霸術。而西洋各國之所稔知。凡與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嚴。疑之益深。顧未聞有幸其災而樂其禍者。職是故耳。又或者謂連結歐洲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奪其氣。是固欲以戰國之陳言。復見諸今日之行事。不知今日東西各國之君。非猶是戰國時之君。各國之政。非猶是戰國時之政也。各邦雖不盡民主。而政則皆於議院主持。軍旅大事。尤必衆心齊一。始克有成。今日之使臣。雖得辯如蘇張。智如隨陸。亦不能徧赴各國議院之人而說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動之以可欲。一旦奮興。慨然相助。試思事定之後。又將何以厭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會柏靈。義聲昭著。卒之以義始者。實以利終。俄兵未出境。而賽卜勒士一島。已入英人圖籍矣。况各邦雖外和內忌。各不相能。而於中華。則猶有協以謀我之勢何也。一邦獲利。各國均沾。彼方逐逐。孰孰環而相伺之不暇。豈肯顯違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戰之一說。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則謂伊犁邊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錢。多予商利。以獲之。是得邊地而潰腹心。不如棄之。亦足守我所

固有。伏維我朝自開國以來。所以經營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間。運餉屯兵。且戰且守。邊民不得安處。中原不勝勞敝。而我聖祖世宗。不憚勤天下之力。以征討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終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從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夫固中國之奧區。非僅西域之門戶也。第就西域而論。英法人謂伊犁全境。爲中國鎮守新疆一大礮臺。細察形勢。良非虛語。今欲舉伊犁而棄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說者又謂姑紓吾力。以俟後圖。然則左宗棠等軍。將召之使還乎。抑任其逍遙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經界未明。邊疆難保無事。設有緩急。不惟倉卒無以應變。卽招集亦且維艱。任其久留。則轉餉浩繁。不可以久持也。夫使歲費不資。而終歸有用。猶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歷時既久。相持之勢。漸有變遷。典兵者非復舊人。將帥之籌畫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誠恐虛糜餉糈。仍歸無用。而海防之規模。亦因之不能逐漸開展。則貽誤實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籌全局。不可視爲日後之事。而忽之者也。我皇太后皇上憫念遺黎。不忍令其復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來之和局。則微臣今日之辯論。仍不外分界。通商。償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償款固其小焉者也。卽就分界通商言之。則通商

一端亦似較分界爲稍輕。查西洋定約之例有二。一則常守不渝。一可隨時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兩全。此有所益。則彼有所損。是以定約之際。其慎其難。隨時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損益。不可逆睹。或開辦乃見端倪。或開辦乃分利弊。或兩有所益。或互有損益。或偏有所損。或兩有所損。是以定約之時。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國自與西洋立約以來。每值修約之年。該公使等必多方要挾。一似數年修改之說。專爲彼族留不盡之途。而於中華毫無利益者。其實彼所施於我者。我固可還而施之於彼。誠能通商務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頗。則條約之不善。正賴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於異日。夫固非彼族所得專其利也。俄約經崇厚議定。中國誠爲顯受虧損。然必欲一時全數更張。則雖施之西洋至小極弱之國。猶恐難於就我範圍。俄人桀驁狙詐。無端尙且生風。今我已定之約。忽云翻異。而不別予一途。以爲轉圜之路。中國人設身處地。似亦難降心以相從也。臣之愚以爲分界既屬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於通商各條。惟當卽其太甚者。酌加更易。餘者似宜從權應允。而採用李鴻章立法用人之說以補救之。如更有不善。則俟諸異日之修改。得失雖暫未公平。彼此宜互相遷就。庶和局終可保。

全不遽決裂。然猶須從容辯論。虛與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議也。俄約之准駁。應經廷臣分別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進通融之說。未免跡涉畏葸。以致物議沸騰。顧臣竊思之。秉一定之規模。但責臣以傳答兩國之語言。臚列應駁之條。屢辯而力爭之事之成敗。非所敢知。是臣之責任。較輕於臣之私計。伏念微臣世受國恩。濫躋卿貳。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猶宜盡獻芻蕘。以備採擇。况既膺使職。責任攸歸。豈敢緘默唯阿。鹵莽從事。自避嫌疑之謗。上貽宵旰之憂。臣所總總過慮者。竊恐廷臣所議。除償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條。逐條均須駁改。在議者固屬蕩蕩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辭也。然言經而不言權。論理而不論勢。俄人之必不見允。則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如此則日後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則稱干比戈。聲罪致討。此戰之說也。廟堂自有勝算。非使臣之所敢議也。一曰俄人不允。則暫棄伊犁。存而不論。此守之說也。是邊界不可稍讓。而全境轉可盡讓也。臣亦未敢以爲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後取現今之所駁者。陸續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說也。然則目前之所駁。是姑就吾華之公論。聊以嘗試之耳。嘗試不效。乃復許之。此市并售物擡價之術。非聖朝所以敦信義。以馭遠人之道也。俄人本以夸詐爲能事。若此時逐條駁改。日

後又不得已而允。則將益啟其狡譎之謀。且使西洋各國。從而生心。誠恐此次伊犁約章。所挽回者無幾。而從此中外交涉之務。議論日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爭之。通商各條。則宜從權應允者。蓋以准駁兩端。均貴有一定不移之計。勿致日後爲事勢所迫。復有先駁後准之條。此臣愚昧之見也。事體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見所能周知。請旨飭下總理衙門王大臣及大學士六部九卿原議諸臣。詳細酌覈。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兩國和好多年。無論有無伊犁之案。均應遣使通誠。此次奉旨前來。以爲真心和好之據。至辯論公事。傳達語言。本係公使職分。容俟接奉本國文牘。再行秉公商議云云。如此立言。則入境或不致遂見拒絕。至於約章如何辯論。計原議諸臣。此時必業經奏明准駁。知照前來。惟軍國大政。所關實非淺鮮。似不厭再三詳審。精益求精。當俟廷臣細行商定之後。由總理衙門咨行到臣。始敢與該國平情爭論。若臣言力爭分界。酌允通商之說。稍有可採。則在廷諸臣。自必考究精詳。斟酌盡善。乃定准駁之條。卽臣說全無是處。通商各條。必須全駁。臣俟接准總理衙門文牘。自當恪照指駁之條。逐一爭辯。臣自惟驚下。勉效馳驅。際此艱難。益形竭蹶。惟有謹遵不激不隨之聖訓。殫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維

大局。又奏臣於光緒六年四月十七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電云。到俄先告以難准之故。如因條約不准。不還伊犁。大可允緩。能將崇厚所議。兩作罷論。便可暫作了局。意在歸宿到此。惟勿先露舊約。通商分界。俟後商辦。亦可告知。初五日有寄諭。先電聞等因。臣答電謂。緩索伊犁。係最後一著。須說明是暫緩。非徑讓。此亦西例也。等因。去訖。竊思俄人趁我之索還伊犁。恣意挾索之愈急。則挾之愈多。暫置不論。自係權衡利害之輕重。而明絕其覬覦之心。查西洋各國。每有因辯論之事。兩國爭持。不能平允。而又不欲輕於用兵。於是知照該國。且布告各與國。謂某事本國未經應允。特以不欲用兵。姑從緩議。英人名此法曰。嗜嚙太司特。無論強橫無理之國。見有嗜嚙太司特文牘。即應將所議之事。作為暫緩之局。暫緩者。少則數月。多則數年。數十年。並無期限。遇有機會。仍可將前事提出商論。此固西人辦理交涉事件之通例。而中國於伊犁琉球等案。皆可仿而行之者也。臣摺中以伊犁邊界。不可稍讓。全境轉可盡讓為疑。如用嗜嚙太司特辦法。自可免棄地之嫌。惟是伊犁一域。實我要區。暫置不論。終是未了之案。況舊約亦有通商分界諸事。虛懸未定。是暫置伊犁。而爭論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有萬難遽息之勢也。臣愚以為緩索伊犁。姑廢崇厚

所訂之約。總理衙門所謂意在歸宿到此者。自係專指目前局勢而言。至於將來之歸宿。似仍宜辦到推商。稍予通廣。伊犁全境歸還。乃可眞爲了結。臣未赴俄都。並非受俄人之挾制。而妄進通融之說。徒以揆度敵情。熟權事勢。稍有所見。不敢不言。請旨飭下原議諸臣。妥議具奏。臣到俄之後。卽當恪遵奏定准駁之條。硜硜固執。不敢輕有所陳。不敢擅有所許。齧雪咽旃。期於不屈而後已。諭言伊犁係中國土地。從前俄人祇稱代收代守。是倘不敢公然居侵佔之名。中國向其索還舊疆。本係名正言順。至通商一事。自當權其利害輕重。予以限制。其必不可行者。亦未可遷就從事。致貽後患。該少卿當就原約各節。妥慎辦理。如有應行量爲變通之處。仍當隨時察看情形。奏明請旨。紀澤既至俄。俄方遣前駐華使臣布策來華。促定約。紀澤請於俄外部。令布策折回。議於俄京。既與外部大臣吉爾斯。副大臣熱梅尼及布策。迭次會議。俄言全權簽約後。無再商者。紀澤言崇厚所許。大溢出朝旨之外。不能不酌改。俄言中國罪使臣。廢成約。悖公法。紀澤言中國以使臣失職。悖朝旨。故罪之。無預外國事。旋慮礙貴國顏面。已釋之矣。俄言中國備兵。將失和。紀澤言備兵非緣俄而起。俄言中國既備戰。俄不得不遣兵。釁由中國起。紀澤言中國亦云爾。然兩國方敦睦。不當

有此言。俄謂紀澤非全權。紀澤言吾駐使。以有議約之權爲斷。逮俄既允議。紀澤所更實多。俄謂與全廢約同。必不可。迭會議。均不決。俄既迫愈甚。紀澤請於朝。謂伊犁自我索之。今約不成。盍緩之。俟諸他日。報可。紀澤既以爲言。俄謂不索還。請使臣署約爲信。紀澤謂吾特少緩之。俟貴國之轉圜。各國原有此例。若自我割地。吾何以對吾國人。俄許還地。索償甚奢。紀澤堅却之。朝旨屢備兵。俄屢詰焉。紀澤言設防非爲備戰。萬難中止。俄言中國既備兵。我國不能不設備。他日兵費當取之中國。紀澤言未戰而索兵費。古無此例。若必索之。則中國甯一戰而後償。惟兩國敦睦二百餘年。不當出此。俄言中國不能守伊犁。俄代守之十年。既不我德。兵費尙靳之乎。紀澤言俄厚誼還伊犁。償款則可。不當稱兵費。俄言二五之於十。又奚辯乎。紀澤執不可。久之互讓步。乃於光緒七年正月。議定條約二十款。專條一。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款。崇厚原約收回伊犁地。廣二百餘里。長六百餘里。紀澤增索伊犁南境要隘各地。廣二百餘里。長四百里。償代守伊犁費及賠償損失盧布九百萬元。伊犁西邊地歸俄管屬。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爾斯河。至該河入伊犁河滙流處。再過伊犁河。往南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邊。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舊界。自奎峒山過黑伊

魯特什河。至薩烏嶺。畫一直綫。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綫。與舊界之間。酌定新界。俄國照舊約。在伊犁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官外。亦准在肅州。（即嘉峪關）及吐魯番兩城。設立領事。其餘如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烏魯木齊。古城。五處。俟商務興旺。始行續議。俄人在中國蒙古地方貿易。其蒙古各處及各盟。設官與未設官之處。均准貿易。不納稅。將來商務興旺。方議稅則。照納。俄商販貨。由陸路運入中國內地者。可照舊經張家口。通州。赴天津。或由天津運往別口。及中國內地。并准在以上各處銷售。俄商在以上各口及內地購貨運送回國者。亦由此路。並准俄商往肅州貿易。至關而止。約既定。電請朝旨。允之。自光緒五年。至六年冬十二月。和約成。紀澤乃以所歷曲折。覲列備陳。疏言。臣於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國遣使進京議事。當經專摺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奉電旨。著遵疊電與商。以維大局。次日。又接電旨。俄國日迫。能照前旨。爭重讓輕。固妙。否則。就彼不強中國。概允一語。力爭幾條。即爲轉圜地步。總以在俄定議爲要。各等因。欽此。臣即於是日。往晤署外部尙書熱梅尼。請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議。其時俄君正在黑海。熱梅尼尤爲電奏。布策遂召回俄。嗣此往返晤商。反覆辨論。疊經電報總理衙門。隨時恭呈御覽。欽奉迭次諭旨。令

臣據理相持。剛柔互用。多爭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聖訓周詳。莫名感悚。臣目擊時艱。統籌中外之安危。細察事機之得失。敢不勉竭駑庸。以期妥善。無如上年條約章程。專條等件。業經前出使大臣崇厚蓋印畫押。雖未奉御筆批准。而俄人則視爲已得之權利。臣奉旨來俄商量更改。較之崇厚初來議約情形。難易迥殊。已在聖明洞鑒之中。俄廷諸臣。多方堅執。不肯就我範圍。自布策回俄後。向臣詢及改約諸意。臣即按七月十九日。致外部照會大意。分條繕具。節畧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允奏明俄君。意若甚難相商者。臣屢向熱梅尼處催詢各條。彼見臣相逼太甚。遂有命海部大臣呈遞戰書之說。臣不得已。乃遵疊次電報。言可緩索伊犁。全廢舊約。熱梅尼又欲臣具牘言明。永遠不索伊犁。經臣嚴詞拒絕。而微示以伊犁雖云緩索。通商之務。尙可以商。旋接俄外部照會。除歸還帖克斯川外。餘事悉無實際。爰據總理衙門電示。分列四條。照覆俄外部。又與之逐節面爭。熱梅尼等嫌臣操之太蹙。不爲俄少留餘地。憤懣不平。布策又以通州准俄商租房存貨。暨天津運貨准用小火輪船拖帶兩事。向臣商論。臣直答以原約之外。不得增添一事。雖其計無可施。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難就緒。無可轉圜。適俄君自黑海還都。諭令外部。無使中國爲

難。於無可讓中。再行設法退讓。但經此次相讓後。即當定議。外部始不敢固執。步伊於十一月二十六日。送來照會兩件。節畧一件。第一照會言。此次允改。又慮其得步仍不允。則不得在俄再議。且將外部許臣商改之事。全行收回。第二照步。伊交收伊犁辦法三條。節畧中。則歷叙允改之事。約有七端。臣請逐款詳其始末。第一端曰。交還伊犁之步。伊原約中。伊犁西南兩境。分歸俄屬。南境之帖克思川地。當南北通衢。尤爲險要。若步伊割據。則俄有歸地之名。我無得地之實。緩索之說。誠屬萬不步伊之舉。否則祖宗創業艱難。百戰而得之土地。豈忍置爲緩圖。臣奉命使又慮其得步之舉。必以界步伊重者。一則以伊犁喀什噶爾兩境。相爲聯絡。伊犁失。則喀什噶爾之勢孤。此時不索。再索更待何時。一則以伊犁東南北三界。均與俄兵相接。緩索後不與議界。恐致滋生事端。若竟議界。又嫌跡近棄地。而又慮其得步進步。伊犁雖已緩索。而他事之步伊如故也。嗣因挽留布策。非將各事畧爲放鬆不可。遂舍西境不提。專爭南境。相持不下。始允歸還。然猶欲於西南隅。割分三處村落。其地長約百里。寬約四十步。伊臣檢閱輿圖。該處距莫薩山口最近。勢難相讓。疊次厲色爭辨。方將南境一帶地方。全數來歸。其西南隅。允照前將軍明誼所定之界。第二端曰。喀什噶爾

界務。從前該處與俄接壤者。僅正北一面。故明誼定界。祇言行至蔥嶺靠浩罕界爲界。亦未將蔥嶺在俄國語係何山名。照音譯出。寫入界約。今則迤西安集延故地。盡爲俄踞。分界誠未可索。崇厚原約所載地名。按圖懸擬。未足爲憑。臣愚以爲非簡派大員。親往履勘不可。吉爾斯必欲照崇厚原議者。蓋所爭在蘇約克山口也。臣答以已定之界宜仍舊未定之界可另勘。吉爾斯躊躇良久。謂此事於中國無益。非俄所求。既以原議爲不然。不妨罷論。臣慮界址不清。則釁端易啟。特假他事之欲作罷論者。相爲抵制。布策又稱原議所分之地。即兩國現管之地。臣應之曰。如此何妨於約中改爲照兩國現管之地勘定乎。最後吉爾斯乃允寫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言根據崇厚所定之界矣。第三端曰。塔爾巴哈臺界務。查該界經明誼奎昌等。分定有年。迨崇厚來俄。外部以分清哈薩克爲言。於是議改。考之輿圖。已占去三百餘里矣。臣每提及此事。必抱舊界定論。吉爾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議。始允於崇厚明誼所定兩界之間。酌中勘定。專以分清哈薩克爲主。所稱直線自奎峒山至薩烏爾嶺者。即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也。日後勘界大臣。辦理得法。或不至多所侵佔。以上界務三端。臣與外部先後商改之實在情形也。第四端曰。嘉峪關通商。允許俄商於西安

漢中行走。直達漢口之事。總理衙門駁議。以此條爲最重。疊議商務者。亦持此條爲最堅。蓋以我之內地。向無指定何處。准西商減稅行走明文。此端一開。效尤踵至。後患不可勝言。外部窺臣著重在此。許爲商改。及詢以如何商改之處。則云須各大端商定。再行議及。臣親詣布策寓所。告以事關大局。倘不見允。則餘事盡屬空談。詞意激切。布策言於吉爾斯。於是允將嘉峪關通商。仿照天津辦理。西安漢中兩路。及漢口字樣。均允刪去不提。第五端曰。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之事。查松花江面。直抵吉林。愛琿城。定立條約時。誤指混同江爲松花江。又無畫押之漢文可據。致俄人歷年藉爲口實。崇厚許以行船至伯都訥。在俄廷猶以爲未滿志也。現將專條徑廢。非特於崇厚新約奪其利。直欲爲愛琿舊約辯其誣。臣初慮布策據情理以相爭。無詞可對。故擇語氣之和平者。立爲三策。一徑廢專條。二稍展行船之路。於三姓以下。酌定一處。爲之限制。三仍允至伯都訥。但入境百里。即須納稅。且不許輪船前往。布策均不以爲然。適奉電旨。責臣鬆勁。於是掣定第一策。立言。務期廢此條約。布策猶糾纏不已。吉爾斯恐以細故傷大局。不從其言。遂允將專條廢去。聲明愛琿條約。如何辦法。再行商定。第六端曰。添設領事之事。查領事之在西洋各國者。專管商業。其權遠

在駐紮中國領事官之下。故他國願設者。主國概不禁阻。臣此次欲將各城領事刪去。外部各官均以爲怪。隨將中國不便之處。與之說明。吉爾斯謂領事之設。專爲便商起見。係屬賓主兩益之事。中國既有不便。卽僅於烏魯木齊添設一員如何。臣因其多方相讓。礙難再爭。而總理衙門電鈔編修許景澄摺內。稱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烏魯木齊三處。毋設領事。其次爭烏魯木齊。烏里雅蘇臺兩處等語。臣乃復見布策。懇其商改節畧內。始將烏魯木齊改爲吐魯番。餘俟商務興旺時。再議添設。第七端曰。天山南北路貿易納稅之事。新疆地方遼闊。兵燹之後。凋敝益深。道遠則轉運維艱。費重則行銷益滯。招商伊始。必限以行走之路。納稅之章。商販實多未便。閱總理衙門來電。曾言收稅爲輕。臣因將原約內均不納稅字樣。改爲暫不納稅。俟商務興旺。再訂稅章。查西例納稅之事。本國可以自主。日後商情。果有起色。後伊犁等處。亦不妨逐漸開徵。以充國庫。以上商務四端。臣與俄外部先後商改之實在情形也。此外又有償欸一端。凡商減之事。益於我則損於彼。熱梅尼布策等。本有以地易地之請。臣稱約章事祇可議減。不可議增。彼遂謂中國各路徵兵。顯欲搆釁。俄遣船備邊以相應。耗費虛布一千二百萬元。向臣索償。且言如謂未嘗交綏。無索兵費之理。則

俄正欲一戰以補藥費等語。臣答以勝負難知。中國獲勝。則俄國亦須償我兵費。彼之言雖極恃強。臣之意未爲稍屈。旋據總理衙門覆電。囑臣斟酌許之。至多不得逾二百萬兩。又電言如無別項糾纏。統計約五百萬兩。償款即可商定云云。臣見吉爾斯執梅尼等。始則爭易兵費之名。繼則爭減代守伊犁償款之數。久之熱梅尼謂遲一年收回伊犁。又加還帖克斯川以代守費論。至少亦須加盧布四百萬圓。臣照會中。但允加代守費盧布二百五十萬元。若并歸伊犁西境。猶可畧議增加。吉爾斯不談西境。僅稱連上年償款。統算非盧布一千萬元不可。臣嫌爲數過多。吉爾斯笑曰。俄國豈以地出售者。果爾則以帖克斯川論之。豈僅值五百萬圓乎。不過改約多端。俄國一無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以自慰耳。臣察其意甚決。乃言熱梅尼所說。僅四百萬。何得又增百萬。吉爾斯無詞折辯。故節內略仍以添償盧布四百萬圓定數。查上年崇厚所議兵費償款。盧布五百萬元。合銀二百八十餘萬兩。此次俄國認出自華至英匯費。則金磅之價較賤。合前後盧布九百萬圓而統算之。約計銀五百萬兩以內。臣綜觀界務商務償款三大端。悉心計較。與總理衙門來電囑辦之意。大略相同。即摘錄照會節略大意。電請總理衙門代奏。並與外部說明。俟接奉電旨後。再

行畫押。一面與布策先行商議法文條約章程底稿。逐日爭辯。細意推敲。稍有齟齬。則隨時徑赴外部詳晰申說。於和平商權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遷就之意。且以有益於中國。無損於俄人等語。開誠布公而告之。於崇厚原訂約章字句。陸續有所增減。如條約第三條。刪去伊犁已入俄籍之民。入華貿易游歷。許照俄民利益一段。第四條。俄民在伊犁置有田地。照舊管業。聲明伊犁遷出之民。不得援例。且聲明俄民管業。既在貿易圈外。應照中國人民一體完納稅餉。並於第七條伊犁西境安置遷民之處。聲明係安置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以防遷民雖入俄籍。而仍有佔據伊犁田土之弊。第六條。寫明所有前此各案。以防別項需案。第十條。吐魯番非通商口岸而設領事。暨第十三條。張家口無領事而設行棧。均聲明他處不得援以為例。以杜效尤。第十五條。修約期限。改五年為十年。章程第二條。貨色包件下添註牲畜字樣。其無執照商民照例懲辦。改為從嚴罰辦。第八條。車脚運夫繞越捷徑。以避關卡查驗。貨主不知情。分別罰辦之下。聲明海口通商。及內地不得援以為例。凡此增減之文。皆係微臣與布策商草法文約稿之時。反覆力爭而得之者。較之總理衙門三月十二日所寄廷臣奏定准駁之議。雖不能悉數相符。然合條約章程計之。則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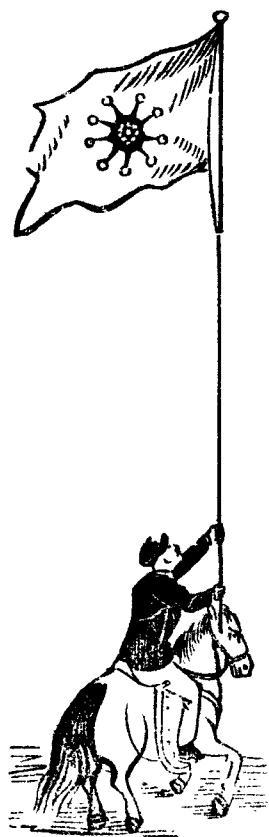
之端。似已十得七八。此臣與吉爾斯布策等。商量條約章程底稿。於節畧七端之外。又爭得防弊數端之實在情形也。十二月十七日。接奉電旨。該大臣握要力爭。顧全大體。深爲不負委任。卽著照此定約畫押。約章字句。務須悉心斟酌。勿稍疏忽。臣告知俄外部。轉奏俄皇。此邦君臣。同深欽感。俄皇諭令外部。允廢崇厚原定約章。另立新約。又飭催布策速行繕約畫押。臣因節畧七端之外。所爭諸端。字句尙未周妥。日夜與布策晤談。而筆削之。直至光緒七年正月初九日。始得將法文約章底稿議定。又彼此商定漢文俄文條約章程。各繕二分。而將先訂之法文。繕正二分。以資考證。逐條參酌。較對無誤。於正月二十六日。與外部尙書吉爾斯。前駐京使臣布策。公同畫押蓋印。電請總理衙門代奏。仰慰宸廑。奏入報。可紀澤。又慮俄約雖定。恐啟國人易視交涉之心。因備陳所經艱困。以資觀省。乃奏言。臣於定約之摺。須宣示內外臣工。或流傳海外。是以未敢將委曲難言之隱。據實奏明。然微臣辦事之難。與尋常出使情形。迥不相同。有不能不瀝陳於聖主之前者。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禮。遠遜於頭等。而視定議復改之任。實重於初議。原約係特派頭等全權便宜行事之大臣所訂。臣晤吉爾斯布策諸人。咸以是否頭等。有無全權相詰。臣答以職居二等。不稱

全權大臣。乃彼一則曰頭等所定。豈二等所能改乎。再則曰全權者所定。尙不可行。豈無全權者所改。轉可行乎。臣渥承眷遇。豈復希非分之寵榮。且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無論頭等二等。雖皆稱全權字樣。至於遇事請旨。不敢擅專。則無論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誤以師心自用。違旨擅行。爲便宜行事之權。蓋考之中國之憲章。各國之成例。無一而合者也。俄人亦未嘗不腹誅之。乃至與臣議事。稍有齟齬。則故以無全權非頭等之說折臣。每言使者遇事不敢自主。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議約。較爲簡捷等語。臣亦知其藉此詞以相難。非由衷之言也。但彼國既以無全權而相輕。微臣旣不免較崇厚而見細。此其難一也。按之萬國公法。使臣議約。無不候君主諭旨。不與外部意見相合。而敢擅行畫押者。間有定而復改之事。亦不過稍有出入。從無與原約大相逕庭者。往歲崇厚急於索地。又急於回京。遽定遽歸。諸多未協。外部見臣照會。將約中要領。痛行駁斥。莫不詫爲奇談。屢以崇厚違旨擅定之故。曉之。奈彼聞所未聞。始終不信。此其難二也。原約所許通商各條。皆布策駐京時。向總理衙門求之多年。而不可得者。崇厚甘受其紿。求無不應。一經畫押。彼遂據爲已得之權。再允熟商。彼卽示其莫大之惠。吉爾斯賢於布策。而不明中俄商情。經臣剴切敷

陳。彼仍茫然不解。此其難三也。泰西臣下。條陳外務。但持正論。不出惡聲。不聞有此國臣民。詆及彼邦君上者。雖當辯難紛爭之際。不廢雍容揖讓之文。此次廷臣奏疏。勢難緘秘。傳布失真之語。由於譯漢爲洋。鋒稜過峻之詞。不免激羞成怒。每謂中國非真心和好。卽此可見其端。若於茲時。忍辱改約。則柔懦太甚。將貽笑於國人。見輕於各國等語。臣雖設詞慰藉。而俄之君臣。懷憾難消。此其難四也。自籌兵籌餉。疊見邸鈔。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時有戒心。遣兵船以備戰。增戍卒以防邊。臣抵俄時。彼已勢成騎虎。若仍在俄議事。則前此之舉動爲無名。故欲遣使晉京議約。以歸功於海部。無怪一言不合。俄使卽以去留相要。維時留之則要挾必多。不留則猜嫌滋甚。更恐留而仍去。適示怯而見輕。此其難五也。俄皇始命布策。向臣詢明中國意嚮。予限一月。滿限之時。經臣援引總理衙門照會駐京署使凱陽德展限三月之意。復請外部婉奏俄皇。乃許添展兩月。與臣議事。我皇上因俄事日逼。意在轉圜。一切情形。許臣由電徑達總理衙門。代奏請旨。已屬破格施恩。而事勢無常。日期甚促。有時於立談之頃。須定從違。臣於未經請旨之條。卽不敢許之過驟。然既奉轉圜之旨。又不得執之過艱。良由自滬至京。無電線以資迅速。故雖由電請旨。非旬日所能往還。敵

廷之詢問益多。專對之機權愈滯。此其難六也。猶幸我朝與俄羅斯通好二百餘年。素無纖芥之嫌。未肇邊疆之患。俄國自攻克土耳其後。財殫力竭。雅不欲再啟釁端。加以聖明俯納臣言。釋放崇厚以解其疑。辦結各案以杜其口。故其君臣悅服。修好輸誠。布策諸人。雖堅執各條。不肯放鬆。而俄國皇帝。與其外相吉爾斯。實有和平了結之意。故得從容商改。大致就我範圍。此則列聖以來。懷柔之效。而我皇太后皇上。公溥慈祥之德。有以感動之也。臣之私心過慮。誠恐議者以爲俄羅斯國如此強大。尙不難遣一介之使。馳一紙之書。取已成之約而更改之。執此以例其餘。則中西交涉。更無難了之事。斯言一出。將來必有承其弊者。竊以爲兵端將開而復息。關乎生民之氣數。而氣數不可以豫知。條約已定而可更。視乎敵國之邦交。而邦交不可以常恃。臣是以將到俄以來。辦事艱難情狀。據實直言。不敢稍存隱飾。請旨密飭海疆暨邊界諸臣。仰體聖朝講信修睦之心。至誠以待鄰封。息事而全友誼。庶幾遐荒悅服。永叶止戈爲武之休。海宇清平。益臻舞羽敷文之盛。諭曾紀澤奏進改訂條約章程。著惇親王奕諒。醇親王奕譞。潘祖蔭。翁同龢。會同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核具奏。至是王大臣等會同核覆。請予批准。從之。既蓋印。互換於俄京。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王風百首

錢唐丁立誠修甫

頌恩詔

午門金雞口銜詔。天上宣恩光照耀。遐陬僻壤看騰黃。四六駢文老腔調。三旬萬壽恩汪洋。普天同慶開道場。道場壇奉八卦教。六龍飛出雲中翔。詔書罪已下太行。

遞國書

海外通商十四國。國書重譯押簽墨。公使呈遞有定儀。脫帽鞠躬不履闕。土地實欲情義虛。遞來哀的美敦書。二十四點鐘期限。下旗升礮爭須臾。被留不惜千金軀。

捨佛豆

一聲佛號一粒豆。糞粥濟貧度昏晝。中原可采後世緣。拄腹撐腸佛保佑。如何撒豆幻成兵。白刃可蹈神不驚。家家催備得勝餅。鼓腹捨死輕其生。我佛不管人世爭。

賜神糕

尊有胙肉親克食。神糕一盤貴無極。祭餘優禮養老臣。拜君之賜飽君德。三晉小米連雲黃。在其板屋夜未央。漢家豆粥紹光武。減膳罷設餽餽口。道迎簞食與壺漿。

進黃魚

黃花魚偏上方。供四月津沽飛騎送。黃旗報進崇文門。買夏筵方佐春甕。北門可憐池魚殃。金鰲玉螻秋風涼。樂府枯魚過河泣。羨煞張翰莼鱸鄉。衆維魚矣年豐穰。

洗白象

白象俸食三品祿。旌仗導行玉河浴。都城士女飽看來。赤日炎炎正初伏。日蹙百里國不支。靡然自大痛莫知。西人虐謔若警覺。一洗積習仁政施。以齒焚身悔已遲。

大教習

庶常到館課程立。授受始基大教習。紅氈白帖相見儀。輩有前後非品級。大學堂開教習來。普通學藝風氣開。文經武緯中西習。撥亂反正皆奇才。富有貴爲何爲哉。

小傳臚

傳臚鼎甲先引見。春風得意金華殿。天威咫尺顏不違。簪花歸第瓊林宴。書名淡墨綠頭籤。高遠相隔堂與廉。西國君臣略名分。上下議院詢謀僉。中道準酌寬與嚴。

尋會館

遠人舍館不能定。暫此宿宿而信信。既來則安問主人。各以其鄉認同郡。東城根有高黎居。參貂互市寬征輸。而今自主稱與國。宜改使署高門閭。同歸於燼成荒墟。

宿直房

九霄月傍夜入直。瑣院王言渙綸綉。六部滿漢左右司。掌印鈐朱主稿筆。滬瀆忽傳拍賣場。一紐銀印遺錦囊。標識權重十七磅。典守何人各部郎。佩帶鑰匙垂身旁。

唱庫門

禮部大樂庫門唱。臘月演習不敢曠。詞旨諄然戒百官。協律分班繞仙仗。教堂依舊七日開。贊美天主聲如雷。一唱百和趨若鶩。毀禮滅樂殊可哀。高歌一曲黃金臺。

撥街水

六街塵捲大風起。街卒長瓢撥溝水。職司灑道同雨師。衣上防沾莫停趾。西人駕車馬如龍。滿注鐵匱吸皮筒。後轆千孔水噴瀑。隨車雨施非從風。拙者勞苦巧者工。

走天橋

正陽門外天橋坦。棋盤街頭月華滿。人來午夜倒趕城。王道平平歸緩緩。無情流水桑乾河。秋風荆棘生銅駝。御路猶存遠人過。灞岸時聞折柳歌。朝雨輕塵離別何。

上海淀

水聚爲海淺爲淀。玉泉百折回復旋。離宮高起萬壽山。春人遠眺酣春醪。鯨魚跋浪

海上來。兵氣捲盡金銀臺。金麓負山鎮西嶽。劫灰洗出昆明開。曲江春望如蓬萊。

游廠甸

官窰監督放衙晏。土高積山廣成甸。上元佳節看燈來。歸去游人拾遺鈿。妖彗一掃災文昌。琉璃易碎境悲涼。孫公園子亦焦土。盡作西夷跑馬場。麻姑彈指成滄桑。

下戲園

登場袍笏演雜劇。日涉名園不速客。劉家科白梅家歌。翩然而下奪芳席。朝局兒戲混賢奸。城北徐公未息肩。從古下臺真不易。空中大笑剪頭仙。場上誰爭一著先。

趕廟會

旬日一輪四廟會。以有易無趨牙儉。五都物聚取諸宮。隆福城中市稱最。神拳忽會如有神。奉神以廟藏其身。奈何朝市兩不保。不義不和真無因。如來微笑金剛嘖。

登窰臺

壘土成臺高百級。訪古人登古磚拾。黑窰廠在南下窪。喚作瑤臺美名襲。登高南望陣雲屯。格林砲擊門頭村。蓮臺清淨擾冤劫。西山入寺今幾存。剪紙宜招月下魂。

貼報紙

大仙爺爺真靈極。千紙萬紙報紙貼。坐收香金者何人。此恩不報天誅滅。徐老道士掌元都。有法護身鬼盡符。與鬼爲鄰鬼讎報。以死殉國捐髮膚。不愧三清門下徒。

餽頂篷

幔天蓋地遮眼術。一味餽塗能事畢。虛室生白滿壁花。仰屋不愁少顏色。朽腐變化技亦神。搭漿善學蘇州人。軍機本有漿餽號。但顧頂上珊瑚珍。非守舊黨非維新。

敲冰蓋

翻雲覆雨調冰手。相擊丁丁和銅斗。梅湯解暑澆齒牙。喚賣街頭味適口。冰消瓦解十團營。鹽梅相業空有聲。果然大家吃一盞。千年老冰成水精。童謠成讖聞而驚。

抱沙鍋

袒裼裸裎寒澈骨。手抱沙鍋走行乞。酒樓紅白紙片飛。速叫相公催請客。沙鍋門啟人無家。無家乞食飢寒加。君子猿鶴飛躍去。爾輩小人眞蟲沙。打破沙鍋休咨嗟。

買黑市

三更黑市到天曉。紙燈熒熒人擾擾。遍地布席百物陳。告爾買者莫貪小。漁翁利得鷸蚌爭。殺人越貨白日行。更思夜識金銀氣。無底慾壑殊難盈。飲羊沙雞猶太平。

開臭溝

九達溝。洫經界正。溝水鬱蒸成疫病。歲歲三月處處開。街道廳來布時令。都城不守我何尤。殺人如麻。血水流。弱者爲憐。毅者厲。曉月悲嘯哀蘆溝。賢愚千古貉一邱。

派糧差

京通神倉一十七。滿漢坐糧派差出。倉胥如鼠慣竊糧。侍郎侍御治無術。江浙白糧海運來。紫竹林外高山堆。西人戰守作土塹。礮火猛烈堅難摧。運糧使者南船回。

集水會

高義水會某某集。鉦敲鈴掣救災急。一星火發炎崑岡。遍地土焦遍地濕。忽驚卦象值離宮。大柵闌前返照紅。水會駕龍袖手立。藥房保險捲雄風。如何十里天街空。

闖門子

籠燈亂闖冶游子。買笑倡樓不知止。入門下馬氣如虹。嬌藏屋中招過市。春風小弄臙脂香。桃花門外人何方。美人帳下列歌舞。仄袖緊衣墜馬妝。悔不浮梁早嫁商。

飛座兒

雄蜂小蝶兩相偶。百花開遍韓潭口。隔座飛來三日香。同醉花前金谷酒。楊花飛去

覆白蘋。別是一家四海春。可憐北海座上客。已作南冠憔悴人。空想九霄一槍神。

送香火

龍鍾老婦立車左。乞一文錢送香火。短煙挿子吸幾筒。解悶消愁跨轅坐。王孫路隅變姓名。賜第火後居馬棚。神竿已倒冷香火。拾取車薪土竈烹。門懸白旗聊救生。

聽鼓詞

支棚坐聽鼓八角。談笑風生音煩數。淵淵金石漁陽擗。悲者使歡夢者覺。津門戰鼓動地敲。三鼓而衰兩將逃。十八子死河西務。輿尸亂涉流滔滔。東人鼓角風怒號。

跳槽頭

同槽本可容二馬。不安其分跳出房。人心不定將母同。未甘伏櫪血流赭。如潮海馬空羣來。亂裏入隊驟鬣摧。芻豆滿槽敢爭奪。忍飢轅下嘶鳴哀。撥去鬪體尋枯荻。

站市口

空車招人市口站。站有次第不敢僂。市價不一未肯廉。終日酣眠亦無憾。武衛軍散市爲空。捉車西走飄斷蓬。御者幸脫保身命。長鞭手執如漁翁。富不可求行送窮。

聽紅錄

闌中填榜闌外聽。紅錄飛來五名姓。某省得半某省全。到晚聽還幾名剩。興會滅教兩黨分。著錄秘密人不聞。無罪牽連濫刑戮。同年丁卯兩能文。可憐菜市遭車斤。

反黃腔

黃陂黃岡二黃調。善反其腔更絕妙。登臺一唱百轉音。臺下如雷萬人叫。都人好尙西秦腔。膈膈膊膊敲手梆。抗喉高歌頗哀厲。十三日名世無雙。前歌後舞來曲江。

認錢票

九八京錢若干弔。一紙模糊花押妙。真僞難分認畢眞。原口何須遠相照。通商銀行學匯豐。鈔票十萬劫一空。存者有券亦無用。人情紙薄如秋風。一文逼死猶英雄。

唱估衣

豈曰無衣安且吉。布棚高唱價畫一。服之不衷身之災。不鬻於市令嚴慄。垂衣堯舜端九重。唐歌黼黻昭山龍。前年欲令易服色。事縱未成禍已鍾。衣裳會衰與兵戎。

放花盒

一線盤盒百花放。紫燄熒熒左右望。春聲爆竹鬧元宵。十景新翻好花樣。車輪毒礮綠烟迷。開花落地人如泥。可憐十里青青草。將軍跋扈令不齊。恨未鄆隲然其臍。

搖煤毬

西山煤子黑小醜。負送煤毬柳條斗。黃土水和篩上搖。此技彈丸妙脫手。黑如鬼子印度兵。後膛砲彈飛流星。轟山裂石碎成塊。如毬亂擲城爲傾。駱駝架礮隨聯營。

除早點

環樣油條盤樣餅。口送清晨不嫌冷。無錢償爾聊暫賒。粉畫牆陰自記省。國家洋債千萬多。九十九年期限拖。華洋文押字簽定。飢不擇食無如何。四分默誦燒餅歌。

寫春聯

春生一管書麟筆。迎喜門前映旭日。萬家正朔一番新。帝德皇恩協元吉。西人尙白不尙紅。長至十日一歲終。門開單扇禁招貼。聯絡藤蘿花木叢。春聲時報德律風。

供兔爺

兔兒爺供中秋節。調粉塗泥昭象設。翻毛月餅大如盤。明月庭心斗香麩。今年遇閏兩中秋。軟紅準備前後游。逃入月中不敢出。廣寒三窟眞良謀。天狗墜地空搜求。

養鷓子

魯連人呼黃鷓子。排難解紛輕生死。豢養此輩羽翼成。弱肉強食鬧於市。碧眼黃鬚

善打生。毛羽摧落魂夢驚。爾受人養不自保。五百男子隨田橫。徒恃血氣英雄爭。

換告條

兩條四塊門前示。僧道無緣莫過至。鬧而成市靜張羅。一年一度換標識。聽者藐藐告諄諄。大書迴避仍見人。老司務竟闖然入。假公濟私驅教民。回家子然餘一身。

辦團拜

定期團拜傳單請。提調戲筵事井井。師生契詣賓主情。濟濟衣冠惠然肯。教師鄉里民爲團。虎尾鞭舉兒戲觀。拜盟入會覓酒食。桓侯蒞壇神桓桓。香烟雲升直不蟠。

把鐵球

皂衣袒胸辦鬆髮。未轉雙球氣勃發。彷彿弄丸楚宜僚。北方之強性嗜殺。西人打彈憑一竿。以彈擊彈雙間單。大者如瓜雙手捧。十三柱倒無遮攔。石屏記數洋文看。

拋石鎖

琢石成鎖長一尺。廣場人立如梭擲。此往彼來手眼精。同羣相戲同科力。北門鎖鑰問何人。天驚石破傾城闔。此力不知幾匹馬。隻手竟可擎千鈞。鎖院拋棄生風塵。

飛過海

官憑文書吏憑賄案。鐵如山不能改。高下其手。簽選輪。頃刻成仙。飛入海。到省期限。一紙憑。何人官海彼岸登。能通洋務尙西學。便辱君命出使稱。載寶而朝。爵秩升。

包趕程

行百里者半九十。早僮晚宿歷都邑。兼程包定破站行。登車就道星火急。日暮途遠可奈何。官眷紛雜爭騎馱。一程趕過居庸道。三晉表裏誇山河。駐蹕三日勞者歌。

到衙門

門前小馬短道報。袞袞羣公盡諾妙。部院寺監衙門多。主稿監印分期到。東城轟倒使署牆。知機請假思回鄉。門開冷落無人到。鴉鷓庭前爭食忙。窮愁渴睡間。茶房。

燒庫樓

冥器向紙物無數。金山銀山滿樓庫。陽衰陰盛以火燒。送窮又罷招魂賦。戶部元寶如山高。鎮庫一寶不動搖。西兵蠶盡數千億。空庫無用一炬燒。氣散黃標與紫標。

上茶館

捲餅大嚼提壺飲。並坐橫肱雜流品。清晨邀客日烹茶。人聲鳥聲衆喧甚。內城白肉深溝羊。包辦南席東麟堂。熊掌與魚我所欲。燒鴨首推便官坊。弱筆自慚錄夢梁。

捨火房

朔風凜烈凍欲死。羣聚火房乞人子。好行其善樂趨炎。帝澤如春王政始。一火燒盡大柵欄。誰人恤災心力殫。土窟僵臥半生死。巷無居人求乞難。轉瞬秋風生早寒。

代驗看

策名認識細考按。闕左門下來驗看。大臣認結不認人。李代桃僵慣欺謾。八比難盡搜俊英。鄉舉里選又不行。公然替代費四兩。雙膝暫屈口唱名。除非照相留真形。

候投供

吏部候缺未選到。月月投供姓名報。偶到本班缺不肥。上下其手多計較。而今扈從功班超。部章已失部辦逃。清供呈遞行在所。南巡北典權誰操。直省候補多閒曹。

排大槓

執紼挽歌路曲折。前門大街大槓設。丹旒前導靈槨行。三十六人舁成列。千人萬人爲國殤。無棺無槨委道旁。至無情者惟水火。渺無蹤跡歸鴻荒。掘地猶爲葬者藏。

下輓棚

整容風氣尙小史。藏垢納污輓棚士。堆兵坊吏賄例輸。高揭朝陽標取耳。東人剪髮

學西裝。從此國家能自強。守舊千鈞繫一髮。此輩善刀乘時藏。虬髯有客走晉陽。

進銅人

銅人拱立道士服。相對凜然正心目。齋戒承祭一日前。黃亭拾入齋宮宿。如珠秋露七月天。盤傾暗泣金銅仙。有如治病味醫理。持之更危扶更顛。空對銅人筋穴編。

拜火判

花燈夜明香不散。家家出游拜火判。善惡在簿出入權。出世衙門充掌案。看爾有火自燒身。無火冷落便不神。可憐兵燹圖籍毀。六部老列成灰塵。泥塑不動踞要津。

看京報

欵斜煤印黃紙面。日日報告備聞見。曰僉曰佛堂廉親。如草上風線傳電。教堂報毀若不聞。激怒海上成聯軍。大師兄又報大捷。阻兵莫妙鐵路焚。上下相蒙爲忠勤。

演官跤

一月九期來撲虎。大佛寺前人羶聚。滿洲語曰演官跤。俗不尙文專講武。八旗健隊神虎營。親王大閱訓練精。暴虎憑河臨時懼。未敢尙勇兵交爭。書生虎觀空談兵。

朝南頂

涼水河上市集開。中有碧霞元君廟。土人進香南頂來。避暑餘情樂漁釣。行人怕過馬駒橋。車軌融鐵車輪焦。元君不問教邪正。但愛香臘人來朝。劫火上捲南風燒。

遊西山

都門之西山不少。香山塔聳碧雲表。戒壇古松潭柘泉。十日旬留遊不了。各邦雕剿土匪來。十室九空無貨財。西山徧地薇與蕨。夷齊不顧如草萊。救濟善會書告哀。

頑兒票

師古注票爲輕疾。年少頑兒本多術。粉墨登場亦偶然。走狗鬪雞交狎暱。供奉六品賜內廷。淡妝濃抹殊忘形。出身世族號清客。真個頑兒當正經。大食幻術來奇伶。

落子班

胡琴鼓板紛然起。男女同歌詞鄙俚。市人喚作落子班。舞扇婆娑音靡靡。銅琴機軸操土風。手按足踏成商宮。以此樂客寓敬意。接吻握手情相融。跳筵對舞歌三終。

租吉屋

除兇宅外屋皆吉。賃得數間環堵室。何陋之有君子居。添人進口加爵秩。遙聞八段分踞城。不識和議何時成。將來租界一畫定。吉祥止止重昇平。催租休敗吟詩情。

跑快車

雙擺荷葉小垂手。十二太保快車走。輾絲不起飛電馳。一鞭趕城日沒西。無端彈雨藥霧昏。宮車夜出得勝門。望望貫石七十里。鑾儀侍從幾輩存。六龍御天九五尊。

送甜水

泉源分來甜與苦。甜者宜茶活火煮。桔槔日轉水飛升。送遍千門與萬戶。地雷震裂東華門。大小甜水井眼渾。一莊荒了宗藩邸。飲水難忘知遇恩。五世舊澤應猶存。

看懸山

彰義門裏萬善寺。兩壁懸山有奇致。巧匠莫是楊惠之。地獄天宮分位置。高山仰止思賢人。鴻毛泰山同一身。填泥實草被衣繡。安如磐石皆庸臣。懸空夏雲奇峰新。

辦秋審

刑部大典辦秋審。宥三殺三交相懷。出生入死恩滅條。比例三千太繁甚。失律謀逆龔與徐。提牢典守慎起居。皇恩不勾留性命。公然出押歸田廬。試問是誰之過歟。

諷冬經

禪門日日經可諷。豈是三冬方足用。打鬼大法瑜珈儀。存亡兩利受齋供。可憐天壤

有王郎。剪髮浮海逃東洋。楞嚴牽線誦不得。偏袒右臂成啞羊。竄歸寄跡嘉禾鄉。

生火坑

閉塞成冬冰始壯。萬戶千家火生坑。十月西山煤價高。高枕無憂人挾纜。秋來敵勢兵連橫。席不暇煖火速行。禁軍疎衛尙衣散。燕然山下催登程。誰拂征塵報五更。

坐冰牀

鑿冰冲冲一之日。並坐匡牀人促膝。王河如玉冰上行。行人晏息往來疾。西車轟陷西北隅。執冰釋甲皆公徒。願勵抱冰勾踐志。臥薪嘗膽師良謨。還我南海冰嬉圖。

換冷布

高梁棚架遮炎暑。綠窗如烟有人語。風塵遙隔碧紗籠。臺榭高明樂居處。夕烽一旦飛紅燈。綺戶雕欄赤燄騰。藍布行衣灰布甲。能惡衣服輕羅綾。函關紫氣如雲蒸。

拉空鐘

截竹雙筒貫一柱。以線拉空使飛舞。出聲若鐘搖空中。徒供兒童游戲聚。圍城定期幾點鐘。時刻算準不落空。銅角銅鼓奏西樂。吹聲烏鳥敲逢逢。金鐘罩亦逃無蹤。

賃唐花

牡丹碧桃臘月放。造化顛倒花兒匠。下策可知用火攻。租賃消寒作供帳。明知世界原空花。臨時依舊香色誇。國家取士略實行。文章組織騰雲霞。春風轉瞬成泥沙。

打響竹

營營青蠅小人集。響竹亂搖日不給。冰桶偶竭竹簾開。顛倒黑白紛然入。何不附驥千里程。窗鑽故紙了餘生。適從何來遽集此。讒人高張賢無名。魁柄倒持身家輕。

防小結

妙手空空號小結。不翼而飛不脛走。空人防之不勝防。竊玉竊弓誰典守。教民恃教欺平時。拳民今而得反之。土匪乘機肆攘奪。白手攫取人莫知。盜亦有道蹠是師。

傳長班

通風報信爲人役。充作長班祖遺籍。傳來事事無不知。手執知單禮紅白。六部星散夜值班。任他案例堆如山。老爺不來班工去。消息已斷梯空攀。扈從班聯恨老孱。

戳包兒

南人空之放白鴿。暫許雙棲繞三匝。北人謂之戳包兒。雲雨無端乍離合。從此包兒包不牢。擄去海上安能逃。天吳紫鳳兩顛倒。與鹹水妹相聯鑣。包兒打結黏魚膠。

請分子

同官同鄉請分子。兩弔四弔分彼此。爲奠爲祝爲告幫。五百飯資先去矣。都門流落君莫哀。急濟會人鬪資財。從古長安居不易。再到長安好運來。重請子分原應該。

送寒衣

親故將期抱餘痛。紙衣成襲未寒送。寒到君身衣到無。告我如非託魂夢。死者已矣生者存。八月飛雪被短褲。南方不知北寒早。一襲衣折一兩銀。何日歡騰挾纊溫。

敲年鼓

錚錚雙環鑿鑿鼓。臘月街頭擊且舞。時節嘉平景太平。白雨青山有新譜。壯哉聶帥真知兵。手戮拳匪殊分明。天津一戰鼓聲死。西人談論猶心驚。神威天上成雷霆。

鬧穰穰

蜻蜓蝴蝶釵頭颭。花氣薰人露珠閃。新妝喚作鬧穰穰。靜女也隨習尙染。西女好簪白鷺毛。翩翩帽影增風標。靈蛇百疊縮高髻。了頭花面遮紅綃。雕鞍橫跨何庶庶。

打棧棧

堯民擊壤久不作。寸木打地小兒樂。其聲棧棧音節諧。天籟人籟滿村落。楊村蔡村

居民家。砲車轟地低成窪。衛軍團練與拳匪。血肉糜爛黃塵遮。明年楊柳生新芽。

墊街土

黃土墊平翠華過。過後天街仍坎坷。出入禁蹕靜傳籌。坦坦風來塵不簸。倉皇去國過懷來。薊門風雨行徘徊。馱轎待從貝子坐。窗帷不起飛塵埃。野人與塊宏九垓。

摸門釘

門釘如乳暗觸指。摸得今宵心自喜。歸來定占男子祥。不管城隍管牀第。生子生孫丁册增。暗中摸索如有憑。最怕西法定人稅。兵起家家羽檄徵。礮彈釘射城先登。

逛二牖

叢蘆戰風聲獵獵。驢作繚夫鷗是鴨。方舟容與賓主歡。風景江南大通牖。決堤淹敵兵法誇。若涉大水無津涯。泉源易竭海容納。十日不雨堅流沙。車轍渡河成修蛇。

會五城

五城兵馬司緝捕。會同八旗分甲駐。梭巡更有堆子兵。律令森嚴惟保護。保護使署頗費心。彈雨花落檜成林。兀然洋樓六十日。困獸出押仍難擒。此意索解無知音。

點蒿燈

蒿子燈然千萬點。成南夜碧鬼燐燄。荷燈更放泡子河。孟蘭會賞僧伽歛。兵輪桅上電氣燈。百里遠視西月升。煮蒿九廟罷享祀。背燈大典相因仍。蒿宮端拱當中興。

跳竹馬

兒童嬉戲跳竹馬。火伴燈管樂春社。老佛含笑催賜金。銀鏤馬頭擲盈把。羅刹鐵騎陣如雲。何人汗馬策高勳。應有效靈泥馬渡。不啻池州崔府君。驥子龍孫玉牒文。

欠京債

重利倒扣是京債。欠債還錢不難怪。同行坐索出京來。西老兒中好買賣。銀號四恒一旦傾。鑪房搶盡券不行。貨悖而入亦悖出。一筆勾銷本利清。匯豐買辦操奇贏。

買路錢

紙錢飛空白蝴蝶。方相前驅拋疊疊。到死猶歌行路難。有錢使鬼能安貼。鴻溝畫斷敵軍營。此疆爾界途縱橫。買得護照任出入。無虞無詐通交情。非錢人鬼皆難行。

走百病

婦人結隊滿街走。佳節元宵莫孤負。腰脚特健百病消。嫋娜風神道傍柳。大兵而後疫癘多。壯者四散離鄉歌。弱小難走轉溝壑。行不得也啼哥哥。入天足會能免何。

擺雙臺

不讓房間催擺酒。一喝雙臺客驚走。酸風怒捲聯十臺。旭日瞳瞳人不偶。東人敢戰爭前鋒。死者不惜終成功。策勳歸飲樂復樂。礮臺連奪偏師攻。泰西人少轉雍容。

聽趕三

頸長頭颯鬚眉活。身跨黑衛斜街出。都人指點劉趕三。而况來聽滑稽舌。三郎郎當蜀道行。黃繙綽解車鈴聲。梨園子弟竟星散。凝碧池殉雷海青。彈詞忍再龜年聽。

游燕九

邱真人奉白雲觀。大會人來快游玩。歲歲燕九眞仙臨。有緣遇之凡骨換。紅十字會善女人。藥粉霜白研珠塵。聞聲救度戰士苦。露滴藥水人回春。重建病院洋樓新。

龍抬頭

二月二日好時節。老龍抬頭雷破蟄。徘徊五月分龍期。大雨時行徧原隰。嗚呼龍頭屬老成。書院殉節囹圄生。死非其地生自出。是非顛倒無公評。南陽高臥宜躬耕。

馬生角

燕人善咒不作準。其角濊濊生來牝。可惜白衣太子丹。七首無功壯士隕。似馬非馬

王風百首

二十二

羸非羸。千乘萬騎背且馱。破碎山河馬一角。北方爭鬪南方和。猶唱天首來朝歌。

七香散

爭名奪利心憤懣。萬應通靈七香散。此身一踏軟紅塵。素衣化緇莫能澣。剛毅木納原近仁。愼者其行足喪身。通關達竅救不得。良藥有負千金珍。國醫著手難回春。

萬人迷

打是歡喜罵是愛。萬人心迷無定在。情人眼裏出西施。尤物動人少年戒。拳民恃法如著甕。迷而不悟可奈何。萬人同歸極樂國。非女戎亦傾山河。先機誰早驚南柯。

附錄

殘山剩水錄

黃鼎妻

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官兵屢爲所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將傾。非一本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然後解衆。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鍪。凜凜如丈夫。遂解兵居山中不出。

洪承疇母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

乞兒死國

崇禎時國破。有乞兒赴水死。題絕命詩一絕於橋柱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匄羞存命一條。乞兒如此。錢牧齋輩愧死矣。

張三顛

蘇州生員張三顛。爲張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爲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流水。後卒不屈遇害。

韓世琦母

韓世琦。蒲州韓爌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猶在蒲州。後其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漢滿衣服不便故也。

乞兒傳

甲申之變。江甯有乞兒遇士人於路。輒問曰。相公知北都事乎。士人曰。哀詔已至。崇禎皇帝自縊矣。乞兒咨嗟不已。市酒飲之。人以爲醉。忽放聲大哭曰。崇禎皇帝果死耶。乞兒何生爲。或曰。多少貴人。不死。爾欲覓死。甯勿痴耶。乞兒怒曰。我亦大明赤子也。坐視山河破碎。而不一動於心乎。且貴人。不死。此我之所以欲死也。北望叩頭數

十。赴水而歿。當時又有一丐。曳杖挈瓢。且行且哭。至通濟橋。視水大笑不止。笑罷復哭。倚杖掛瓢。自投於水。

樸庵曰。明之季年。東南多死節之士。論者推功東林復社。然錢東澗龔孝升身主壇坫數十年。一旦改玉改步。不自引決。而復出所學以媚之。抑又何也。彼二乞兒者。豈嘗身受詩書之化耶。蓋忠義之氣。根於性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彼達官貴人。利祿念重。平日之氣。爲其所銷磨而無餘。嗚呼。一入官場。其心卽不可復問。今之名士輩。何足道哉。世有奇男子。欲轟轟烈烈做一場事業。學此乞兒可也。

奇僕傳

曹存性之僕。順治乙酉五月。王師至江甯。明提督曹存性將出迎。僕問之曰。今日之事何如。存性曰。降耳。僕曰。公降。我不降。存性曰。若小人何知。勿復言。僕大呼曰。我真不降也。撫膺號慟。立投於水而死。

安遠侯之僕。安遠侯柳昌祚。欲迎豫王。一僕哭止之曰。侯世受國恩。此行可緩。願自愛。昌祚叱曰。爾何知。僕力牽其衣阻之。昌祚手批其頰。僕擗踊哭曰。侯不聽我言。我去。侯死矣。卽自投於河。

丁啟睿之僕 王師初下河南。明總督丁啟睿將迎降。其家丁控馬止之。啟睿不聽。自沉於河。

王氏之僕 李闖陷華陰。得邑人王氏之僕李亮。闖見其偉幹多力。欲留充前鋒。亮大罵不從。被磔死。

武慄之僕 武慄受僞職。索吉服。僕泣諫曰。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慄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錮。不聽我言。必有後悔。李賊貪淫無道。天怒人怨。勢必不久。吾不忍見主人之身名。兼喪也。不食而卒。

梁生之僕 新會簡夙興者。家貧。自鬻于梁生。梁生以不薙髮將見誅。簡請以身代。梁生泣曰。爾代我死。誠義。然亦有所欲乎。答曰。無所欲也。我蒙主人衣食數十年。今以死報。何憾。惟貸某人百錢未償。主若爲償之。卽瞑目矣。遂死。

樸庵曰。之數人者。非特無民社之責。並名義之所不及。固可以不死。而竟死。彼高官大爵。稽首於輿王馬前者。何人哉。平時貪其祿。臨時避其難。甚且賣主求榮焉。此數人之所以甘于一瞑而不視也。慷慨激烈之舉。往往出於隸御之輩。而天下事又非

此輩所能辦。欲明社之不屋烏可得耶。

兩異人傳

徐某者。逸其名。甲申後。不肯剃髮。約其宗族數十人。携牛羊雞犬之屬。菜穀之種。耕織之具。遁居於雁宕山。雁宕在浙江之溫州。其頂有宕六七區。雁去來其間。由是得名。徐某攀援而上。剪茅架屋。隨塞來路。數十年。其親戚莫得其音塵。不知其生死如何也。當時又有餘姚諸生諸士奇。字平人。崇正末。與里人爲昌古社。與雲間幾社相應。兩京旣覆。棄諸生。載十三經二十一史入海。其時日本承平。懸金購中國書。士奇至。日本人士悉重之。三十年不返。黃梨洲遇補陀僧道弘。言日本有國師諸楚宇。餘姚人也。教其國中子弟。稱諸夫子而不字。嘗一至補陀。年可六十矣。梨洲詳訊其狀貌。則楚宇卽士奇之別號也。後亦不知所終。

樸庵曰。自明社鼎沸。義師奮起。而卒不能有濟者。豈非天哉。薙髮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不悔。或埋居士室。或遁跡深山。然往往爲人告發。終不得免焉。若兩人者。鴻飛冥冥。弋者何慕。不可謂非異士也。而徐某尤高。不降異族。不適異國。於神州陸沈之餘。竟有雁宕一峯。不隨波而靡。昔人謂首陽寸士。周不得而有。則雖謂雁宕存

明祚一綫可也。世人以桃源目之誤矣。

縣隸王義士傳

王義士者。失其名。秦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歔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母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徒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皋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

樸庵曰。余讀陳定九留溪外傳。得王義士事。奇之。王誠義士。其妻尤不可及。嗚呼。滿人入關以來。士之顛連以死者多矣。安得有千百王義士周旋於其間耶。不肯薙髮。亦明士應有之事也。律以不食周粟。當在夷齊之列。爲王者之所矜愍。乃旣戮其身。

復孥其妻。而猶自以爲深仁厚澤。嗚呼。

朱媚兒

朱媚兒。秦淮娼也。歸耿章光。耿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劄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洲爲奴。此時不早爲計。則恥辱狼籍。更爲死者羞。力勸其主母並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媚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

明烈皇帝之文學

烈皇帝身遭多難。勵精圖治。而卒不社明。此所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乃亡國之臣也。倉卒之際。以詩文激勵人心。慷慨激昂。非學士所能及。女將秦良玉起師討賊。帝旌之以詩云。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楊昌督師武昌。帝賦詩以寵其行。詩曰。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及殉國於萬壽山也。大書衣襟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其慈仁惻惻之心。雖今人尙不能不爲之感動。此明季之所以多死節臣也。

史可法等乞貸疏

此疏史忠正文集不載。或非出於忠正之筆。余從野史中讀其文。愛之。抑以見明季有兵無餉。而富人擁資自豐。不肯念公家之急。此明社之所以屋也。疏云。悲夫。虜塵未殄。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若金張。或子虛之資起。或輓輅之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橐爲里雄。合行共抒壯謀。各團義旅。仗不需於武庫。糗無壅於郇廚。飛附天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輔。此則萬代所由瞻仰。亦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卽戎。必議且先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小則割千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卽非長物。亦曹洪之馬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雖陽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盡輸令在。極處

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緣。毋忘善誘。譬以濟川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嚆乏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宗尙有崇韜。出塞本徼倖之圖。漢武帝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從。不惟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旣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率而入平康。珠戶綺牕。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老弱之受工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執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此中金穴。何止一家。無數牙籤。不勝其紀。若六時之牛酒不。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冤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是一家。破巢必無完卵。何不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以卽死。實切執殲之願。輒通託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回指之旗。封章尙達於北辰。奮筆敢駕於南史。是爲過計。亦有癡衷。見起君親。約臨天日。法等無任斫

地呼天。搥心瀝血之至。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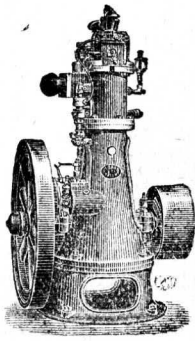
亭林先生佚詩

顧亭林先生抱種族之痛。經營西北。而卒未成。見於吟詠間。時有一種哀憤之意。頃於舊書堆中得先生佚詩一篇。直言排滿。非僞寓意已也。潘次耕刻顧集。將此篇刪去。爲人間不常見之文字。急錄之。題曰羌胡引。詩云。今年祖龍死。乃至明年亡。佛狸死卯年。却待辰年戕。歷數推遷小羸縮。天行有餘或不足。東夷跳梁歷三世。四十五年稱僞帝。祥柯越嶺入輿圖。兩戒山河爲宰制。佳兵不祥。天道好還。爲賊自賊。爲殘自殘。我國金甌本無缺。亂之初生自夷孽。徵兵以建州。加餉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憂。妖民一唱山東愁。以至神州半流賊。誰其嚆矢由夷酋。四八郊圻躡齊魯。破邑屠城不可數。剝腹絕腸。折頸摺頤。以澤量尸。幸而得囚。去乃爲夷。夷口呀呀。鑿齒鋸牙。建蚩旗。乘莽車。視千城之流血。擁艷女兮如花。嗚呼夷德之殘如此。而謂天欲與之國家。然則蒼蒼其果無知也耶。或曰完顏之興。不亦然與。中國之弱。蓋自宋與契丹爲兄與弟。上告之神明。下告之子孫。一旦與其屬夷。攻其主人。是以禍成於道君。而天下遂以中分。然而天監無私。餘殃莫贖。汝水雲昏。幽蘭景促。彼守緒之遺孩。至臨

安而埋獄。子不見夫吾生之麗天。或進或退。或留或疾。大運之來。固不終日。晝而罰之。動而蹶之。天將棄蔡而壅楚。如欲取而姑與。力盡斂五材。火中退寒暑。湯降文生。自不遲。吾將翹足而待之。

史 野 季 清

附錄



十二

太平軼史

胡蘊玉

天王宮聯

洪氏起事廣西。縱橫十餘省。惜斃於帝王思想。不克有成。然當時自由平等眞理。尙未輸入中國。無怪其專制也。旣得金陵。大治宮殿。復明室之遺業。修帝王之威儀。其宮門聯有云。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威九五。重開堯舜之天。又云。獨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氣象。丹心報國。掃除外族口衣冠。觀其吐屬。可謂嚴於夷狄之辨矣。

李來中

李來中。南人。曾隸屬洪秀全部。忠王李秀成麾下。秀成敗。來中涕泣呼號。誓必復仇。秀成慰之曰。爾大好男兒。毋自戕。今日已矣。度一二人力。亦不能支。爾往徒速斃耳。余觀滿清氣運。亦不越數十年。爾果有志。當自重。爲後來計也。來中受命。遂投入山東白蓮教。埋匿三十餘年。毓賢撫山東。獎勵拳勇。來中乃詭投以扶清滅洋之說。毓賢納之。由是勢大熾。及聯軍破天津。南人有識來中者。私叩之曰。今八國且聯兵攻京。若以兵力比例。彼勝我當百倍。而曰滅洋。洋何能滅。曰扶清。清焉能扶。適自亡其國而已。來中曰。余何嘗不知。惟余蓄志報仇已三十年。今幸得間。豈敢失此好機會。

清

余所以辛苦來此者。求復仇已耳。成敗非所計也。後遂遁去。樸庵曰。來中抱仇清主義。忿忿一逞。玉石俱焚。以快其三十年之鬱抑。可謂復仇之志。而不知大義者也。雖然滿清受其籠絡而不之悟。則可謂大愚也矣。

楊輔清

輔王楊輔清。自徽州敗後。知事不可爲。問道至上海。乘西洋船居美洲舊金山。爲美洲三合會開幕之祖。光緒十年。隻身返國。先是羅大春在太平朝。與楊最善。後降清。積功任福建陸路提督。楊往見之。大春以舊交。欸以上賓禮。大春左右武員。多由太平軍降者。識輔清。求輔清珍寶。輔清曰。余昔在太平朝。固多財。今居海外數十年。國破家亡。孑然一身。來依羅提督。有則任爾等取之。諸人不悅。陰告閩浙總督某。某督行文大春。必欲得輔清。羅爭之不得。卽與輔清同往。及輔清入。某督留之。羅再四求見不得。輔清居某督署半年。令草其生平狀略及太平戰史。書成卽殺之。大春聞之。往撫屍痛哭。爲之安葬云。

洪氏之外交政策

洪氏既下金陵。忽有火輪一艘駛至。太平軍疑其爲滿清之助。擬舉砲轟之。船主急

升白旗。時軍中有久在香港者。識升旗例。以小艇抵火輪。問來意。船將答曰。我國商人。雲集上海。南京既下。恐君逼近。此日之來。兩不相助。祇爲保護計耳。兵士以其言上之東王。東王轉達天王。天王乃遣使延船將與歷覽各營。且曰。彼此通商。理所當然。今我驅苛暴異族之滿虜。救人民於苦難之中。將來事定。只有洋烟。再勿來吾中國。其餘自由貿易。無所禁止。船將大稱洪氏開通。後船將歸上海。天王使弟洪仁玕同行報聘。見英法美各領事。美領事曰。敝國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州之戰。天王爲人民爭自由。實東方大革命也。天王盍遣使敝國。一通交好。仁玕反江甯。呈美領事書。天王卽遣仁玕使美。時美領事歸國。齎國書同行。書曰。太平天國天王。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貴民主意上書。書達金陵。經東王閱過。承朕覽。以貴民主遠居海外。音問不通。翩然肯來。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朕聞貴國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輊。實與我朝立國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朕與弟仁玕往還。凡貴國人民來我國者。皆上帝之子孫。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洪氏起事於廣西。不數年縱橫半天下。嚴夷夏之辨。懷光復之心。惜斃於帝王思想。當時自由平等真理。尙未輸入中國。故政府利用以漢滅漢之手段。而蹙洪氏之國命。余於故紙堆中得洪氏布告天下檄。雖文不雅馴。讀之亦可知其意志矣。檄云。爲實情勸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福祿。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滿虜肆虐。乘釁竊入中國。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逐出境。掃清羶穢。反致低首下心。爲其臣僕。迄今二百餘年。濁亂中國。鉗制兵民。刑禁法維。無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爲之制而甘爲之用。是則令人惡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然從前爾等官兵爲滿所用。本係被其迫脅。且前時未逢聖主首出。無所依歸。爾等又不能共創義舉。自不能舍國他適。亦猶黑暗之中。未睹天日。暗中摩搔。不辨方位。何能不誤入迷途。以待天曉乎。茲者三七之運告終。九五之人已出。恭維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變夷。斬邪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此誠千古難逢之際。正宜建萬世不朽之勳。是以不時智謀之士。英傑之儔。無不瞻雲就日。望風景從。誠深明夫去逆效順之理。以共建夫

敬天勤王之績也。惟是爾等官民人等。雖曾爲滿官滿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過從前誤爲滿用。不能不聽其驅使。助滿爲害。跡雖可恨。情實可原。今旣逢眞主當陽。自宜棄暗投明。共歸正道。滌舊染之汚俗。作天聖之子女。且我天皇恩德高厚。援救蒼生。果能敬天識主。傾心歸附。莫不一視同仁。無分畛域。本軍師等誠恐爾等執迷不悟。受滿蠱惑。用是不惜援手。竭誠拯溺。特將順逆之大原。利害之實跡。爲爾等明諭之。夫滿洲之籠絡漢人。首以官職。爾等試思。凡有美缺要任。皆係滿人補授。而衝繁疲難者。則以漢人當之。使之虧空挂誤。動輒得咎。名雖爲官。何異桎梏。若夫陞遷調除。滿人則通問保薦。各踞顯要。一屬漢人。不遭批駁。卽受阻隔。縱使功績赫奕。終亦非賄不行。至兵。則滿兵雙糧。漢兵單餉。一遇戰陣。則漢兵前驅。滿兵後殿。故每天兵臨壓。立成齋粉。其肝腦塗地。死首堆山者。惟漢兵最多。而滿兵在後。雖前鋒失利。而鼠竄奔逃。故世俗謂鄉勇爲擋死牌。而呼漢兵爲替死鬼也。至於頒賞犒賜。則又滿兵多得。而漢兵無與焉。且爾等之所以拋父母離鄉井。被霜觸暑。出生入死者。非欲圖建功名耶。而滿虜於軍中功名。則又無所定準。任是紅藍白頂。皆是虛無假借。故俗以軍功頂戴。謂之太平消。蓋以急則與之。緩則奪之也。爾等又何苦以百戰之

餘生。而博此虛假之名器乎。且千里徵調。飛符迅急。千山萬水。跋涉從戎。露宿風餐。辛勤畢備。身未建夫功名。生已喪夫鋒鏑。良可惜也。况爾等爲兵爲勇之人。半以平日誤作非爲。是以借兵勇爲逃死之地。其視爾等如同蛇蝎。而滿虜又嚴其法網。多方責治。而使一旦歸鄉。人卽共相誅殛。非活埋諸土。卽生棄諸淵。此實本軍師在粵時。並躬歷八省實所親見。爾等無論不能躬致顯榮。卽或稍有附進。亦終不能榮歸故鄉。諺有之。富貴不歸鄉。如衣錦夜行。乃爾等從軍。則有死無生。還家則以生就死。容身無地。死而後已。午夜自思。曷堪悲痛。是皆爾等爲滿所用。故乃一至於此。然此不過就爾等爲兵勇者大約言之。至於荼毒生靈。貽害黎庶。則又截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無盡者矣。故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是則天理之公。好惡之正。何反含毒忍恥。爲之奴隸。違背天朝。不思歸附。是何異購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也已。爾等須知我天朝廓達大度。胞與爲懷。不分新舊兄弟。皆是視同一體。大功大封。小功小賞。上而王侯將相。下而兵士婦孺。得使衣食得所。居處相安。有家者和樂致慶。無家者婚姻及時。雖在軍旅之中。仍不廢家庭之樂。以視爾等流離異域。橫死疆場者。真不啻有天淵之

別也。况於共扶眞主。各建殊勳。千載一時。功名何旣。矧太平在卽。不三四年。俱爲開國勳臣。爾時分列茅土。衣錦榮歸。此皆大丈夫之所爲。爾等何又昧於徒速而不早圖變計乎。天朝天恩高大。往者不追。果能悔悟來歸。定能量材錄用。弗以曾爲滿官。自懷疑懼。回首及早。速出迷津。本軍帥實有厚望焉。儻仍至死不悟。甘爲滿奴。轉瞬天兵大至。噬臍無及。爾時悔之。亦已晚矣。本軍帥念切中土被滿披靡。故實情明諭。雖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當自思之。速先成之識。勿貽後至之誅。庶無負本軍帥等諄諄曉諭之至意。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萬大洪告示

萬大洪告示見某氏太平天國史中今錄如下。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都督大元帥萬大洪。爲剴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活吏。無異虎狼。皆由虜朝之柔懦。遠君子而近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利風日熾。上下交征。富貴者縱惡不究。貧窮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錢漕一事。近益數倍。三十年之糧銀。免而後再征。民之財盡矣。民之命苦矣。我等仁人善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刻下大江雲集。廣西已

定。長州太平將近江西等處。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吾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待日后清償。爾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同心竭力。共成美舉。俟承平之日。幸資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昌。著即付印回藉。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勦除。縣首示衆。恐有流賊藉端滋事。爾等指明具投。隨時征討。倘有鄉民。敢助滿賊官兵。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鄉村。盡行洗滅。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太平天國詔

此詔爲信陽柴君蓮馥郵示寄座。謂爲其尊人蘭亭從秀全營中抄出云。詔曰。朕祖洪武掃蕩羣夷。克復中原。開三百年之丕基。造億萬姓之厚福。此誠三代以來之盛主也。不幸至我懷宗。闖賊猖獗。奸黨開門。致有甲申之變。爾祖乘我之亂。包藏禍心。篡我之朝。竊奪神器。弘光被弑。忠臣死者千餘。宗室遭殘。親族亡者數萬。當此時也。地裂天崩。山枯海涸。爾胡逆賊。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况夏爲夷變。二百年不見日月之光。漢受滿欺。六七世常聞腥膻之氣。弑兄弑叔。迹類豺狼。納妹納姑。行同狗彘。賣官鬻爵。士子之誦讀何庸。加賦勸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薙髮。是欺漢人。

爲囚。狀元不招親。是視漢人爲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漢人有柄。不將兵。不樹帥。是畏漢人有權。名雖君臣。實則陌路。鹽分南北。法失重輕。貪官污吏。滿寰區。處處是殺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懷切齒深仇。以致旱虐連年。水災屢降。民不聊生。人皆思亂。爾忝居大位。尙不側身修身。而猶縱淫貪欲。置民瘼於罔聞。謂天威不足畏。此誠昏庸無道之極。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也。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一爲祖宗復仇。二爲蒼黎發暴。謀臣如雨。戰將如雲。大興湯武之師。用慰雲霓之望。鋤其酷虐。救民於水火之中。修我戈矛。取殘若鷹鷂之逐。旌旗蔽日。船筏瀾江。士卒爭先。水陸並進。天塹無難飛渡。投鞭亦可斷流。將軍所至。迅如掃葉之風。兵帥所臨。震如當空之霹。車威整肅。號令森嚴。耕市不驚。秋毫無犯。簞食壺漿。迎之者喜其先至。翹首引領。望之者恨不速來。至有摧枯之威。破竹之勢。趁首夏之清和。分兵西往。據高秋之逸爽。遣將北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分兵進討。問罪燕京。共梟胡逆之頭。以洩呼天之恨。凡屬滿營。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係旗下。死亡者食其肉而寢其皮。滅盡胡兒。克復中原之土。安全黎庶。重觀滿（此字疑誤）世之天。凡我士民。無詐無虞。同心同德。永登仁壽域。長享太

平春欽此。

太平天國遺聞

檢閱舟車醒睡錄。得記太平天國軼事數則。亟錄之以實我書。翼王石達開被禽時。繫於川臬署獄中。神色閒定自如。日拈筆自述其生平行事。小字密行。至盈四卷。殉國後。清川藩錄一副本。度之藩庫。其真本則在臬庫。聞兩本皆尙完好無恙。蜀人多有見之者。云其文筆迥在李秀成上。然李之親供。已經曾國藩幕下士改竄。非其真面原藁。凡八萬餘言。今行世者。蓋不及伍之一矣。安得好事者臆而刊之。有裨史事者當不少。

賴汝光者。賴皇后之族弟也。天王發難於金田時。汝光出入行間。年鬢尙少。而英姿勃發。已嶄然而露頭角。後扈從至金陵。爲東王所忌。閑居數年。東王旣死。遂總師于外。援諸將之危。內解天京之困。功勳甚偉。迨天皇崩。天國亡。汝光遁至北方。猶擁衆數萬。縱橫馳突。瞬息千里。使有清諸帥。奔命不遑。後之敗。由於衆寡之不敵。天命之靡常。非戰之罪也。茲覓得其受擒時之供狀。附錄下方。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得。亘古一理。豈今不然。憶余生長粵西。得伴我主天王聖駕。於清道光庚戌年秋。倡義金

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載矣。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得失。形勢轉移。予之學淺才疎。萬難盡述。惟有略書數語。以表余之衷腸耳。憶予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始沐國恩。職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嘗胆之時。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招軍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罰由余所出。遇事先行後奏。其任不爲不重矣。丁巳七年秋。詔命回朝。以顧畿輔。戊午八年春。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往攻江北。協同成天安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都門戶。受命之下。兢兢自矢。誠恐有負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從。且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誠哉是言也。於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余有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連張苗。以顧京左。須出奇兵。取進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之時。可圖恢復皖省。俾京門鞏固。此爲上策。奈英王等畏曾國藩如神明。視楚軍爲罷虎。是以英王不從予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復行奏加封余爲遵王。遵命與扶王啟王等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省等情。此乃英王自取禍亡。累國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絕知幾。違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生死皆由此舉。至辛酉歲底。予偕扶王啟王勉強遵照。由廬渡淮。那時予知有渡淮

清 季 野 史

之日。終無轉淮之期。是以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二年冬。由鄖陽而進。抵漢中。一路滔滔。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於甲子十四年春。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都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離。其時江北所剩。無所依歸者數萬。皆是蒙毫之衆。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秦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致報効等情。此乃僧帥好戮無仁之所致也。誠可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如此思之。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視此情狀。君辱國亡家敗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而聽天命。不料獨立此間數載。戰無不捷。踏雪披霜。以期復都於指日。孰意李鴻章者。智足謀多。兵精而將廣。且能仰體聖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風不已。予維材微識淺。久知獨立難持。孤軍難久。是以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懷王邱遠才。前過甘陝。往連回衆。以爲犄角之勢。當茲大勢至此。無奈天數有定。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敗於予。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邦家。以全臣節。惟祈鑒核。早爲裁奪。是荷。

太平國忠王李秀成善將兵。兵亦樂爲之用。例得一城。輒勞軍三日。嚴禁淫掠。不用命者揮淚斬之。陣亡者厚卹其家。每屬歲直霜降後。廣召衆僧。建醮追祭。躬拈香痛

哭叩拜。三軍之士莫不感動。又嘗自撰壇上青詞曰。魂兮歸來。三貌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陣樂。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國殤招以巫咸詞。

淮軍之攻蘇也。秀成盡驅老弱登陣。會糧絕。勺飲不入口者七日。而軍心不散。秀成草一短札寄秀全。遣一親校懷之。出城里許。爲清軍所殺。書入某弁手。弁故敬李人格。潛藏其書。及近年來上海。乃出書鈎勒上石。拓以贈人。書兼行草。氣韻頗類宋人。其辭云。嬰城自守。刁斗驚心。沈竈產蛙。莫餽鞠窮之藥。析骸易子。疇爲庚癸之呼。傷哉入甕。危矣負嵎。虎金陵主公所定鼎。本動則枝搖。金閨主公之輔車。昏亡則齒敝。一俟重圍少解。便當分兵救援。錦片前程。伏惟珍重。磨盾作字。無任依馳。秀成手奏。速金陵淪陷。秀成以兩童遁走。皇遽迷路。且憊甚。因至方山頂小憩。突遇樵者八人來。有識秀成者。陡問曰。爾非忠王乎。秀成乃長跽乞命曰。若能導我至湖州。當以三萬金爲壽。八人者皆涕泣應之。薄暮。相與下山歸澗西村。村者八人之所居也。李所偕兩童。一卽洪秀全子福瑱。因不諳騎馬。馬復劣。中道相失。已不知所往矣。一童則秀成心腹也。秀成與童兩臂間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悉金珠貴重物。直可數十萬。八人者以秀成歸。匿之複室中。勸使薙髮。秀成曰。我洪氏大臣。國破主亡。

若不能出而被獲。解送清營。自無復全理。若有命逃出。又何以對我士卒。竟不薙。八
人中有陶姓者。頗狡黠。欲執秀成而獻諸大營。冀獨膺重賞。又慮七人者不肯從。將
反爲所害。陶有族某在李臣典營中。將往告之。道經鍾山。飢渴甚。因至蕭孚泗營。尋
其素識之火夫某求漿。因語及秀成事。火夫以語親兵。親兵入告孚泗。孚泗卽使一
人留陶。款以酒食。不使遽行。而急帥百餘騎之漚西村。執秀成以歸。且盡沒其珍寶。
將并殺陶某以滅口。火夫聞其謀。陰告陶。使乘夜遁去。而分以寶珠五粒。良馬一匹。
孚泗竟以獲秀成功。封一等男。越數日。七人者。先殺陶。復以計誘孚泗親兵及火夫
二人至村中。寸磔之。詣秀成靈而祭告焉。後曾帥微聞其事。召七人至詰之。皆慨然
自述無隱。曾帥獎其義。賞以白金七百兩。皆掉頭不顧而去。孚泗事人多能知之者。
至七人之不負秀成。則無人能言其事。且並姓名而佚之。惜已。

太平王洪秀全頗工文辭。恆以魏武帝橫槊賦詩自況。嘗自撰一楹聯曰。先主本仁
慈。恨茲汗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藐躬實慙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
其府中正廳懸一聯曰。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
一乃統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其寢殿

聯曰。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東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不知何人手筆。或曰寢殿聯爲忠王李秀成所擬。正殿聯乃秀全自撰也。傳聞當時外人頗有袒助秀全之意。洎此聯宣布。遂引爲深耻。致成仇敵。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親文士。據蘇州後。常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金陵被圍已久。李恒西望咨嗟。憂形於色。或有勸進者。則怫然拒之。有感事兩律云。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瓦斗牛高。鼙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

相傳洪秀全開科時。有蘇州孝廉張申伯者。改名褚維星。往金陵應試。題爲制藝體之平定江南文。榜出。張竟發解。其起講云。昔東晉司馬之興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長江數千里。皆恃爲恢復漢族之基。豈非以江南之人之獨具忠義哉。蓋其後由江南而成平寇之功勳。必其先由江南而定皇都之鞏固。石頭無恙耶。鐵甕尙存耶。試一

觀江上之風雲。覺東洛冠裳西京鐘鼓。殆不啻天與之而人歸之已。其起比云。銅駝荆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二代。迄今四千餘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之不起。堯舜禹湯文武。神靈之痛哭何如。問何時殺盡妖魔。上答天恩之高厚。泥馬風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避地一萬餘里。故國衣冠之裔。竟長此寂寂。讓異種以稱雄。燕趙韓魏齊秦。禾黍之淒涼奚似。願從此掃除腥穢。重開一統之河山。其語竟應在今日。亦奇極矣。